

惜抱軒集



甲寅九月

惜抱軒集

毋豕



惜抱軒總目錄

文集

文後集

詩集

詩後集

外集

法帖題跋

筆記





惜抱軒文集目錄

桐城姚鼐姬傳

第一卷

論五首 議一首

第二卷

考三首

第三卷

序八首

第四卷

序二十三首

第五卷

跋尾題辭十六首

第六卷

書十六首

第七卷

贈序六首

第八卷

壽序十二首

第九卷

策問十首

第十卷

傳十一首

第十一卷

碑文三首 墓表七首

第十二卷

墓誌銘十首

第十三卷

墓誌銘二十一首

第十四卷

記二十四首

第十五卷

賦一首

第十六卷

祭文五首

惜抱軒文集一

論

范蠡論

范蠡之子殺人繫于楚蠡令其少子行千金於所善楚莊生救之其長子請行不許其後卒強以行於是莊生因爲入朝楚王而說之赦蠡長子聞楚將赦謂弟固可活矣入莊生家復取金去莊生怒竟說楚王論殺其弟人以此稱蠡始不欲遣其長子爲知也自君子觀之蠡固未嘗知也比之寔曰比之匪人隨之震曰乎於嘉吉夫以匪人之比而望嘉乎之吉其可乎吾觀莊生非賢者也其褊心與市井小人之爲慮無以異而蠡顧以其子之命委之烏得知方蠡子之進金莊生也如果不欲受卻之可也既思終還之則雖爲取去莫嫌焉蓋生以爲救蠡之子而其家不見德則不足以爲名又忿已以力爲人而反爲人所易故雖當其厚友之託不顧而心以術殺其子噫抑甚矣卻或子過衛右宰穀臣饗之欲託以其幣而未言及殺臣死迎其妻子分宅而居之晉叔向繫獄祈奚乘駟見范宣子言而出之不見叔向而歸夫受人之事則死生不以愛其志急人之難而非爲名高此固古賢人君子所爲而蠡乃以望於莊生及其不得反以爲其長子致之何其謬也且蠡當日卽令遣其少子如楚而

其子之囚於楚者亦必不可救何則長子生而貧則畚而貴財少子長而富則亦驕而輕士今使膏粱之子忽視貧士指麾而爲之用則雖予之厚利而不甘況以莊生之褊心多忌挾殘忍以報睚眦設以少年輕肆之氣來之蠱之子不愈危哉嘗考范蠡之行當其相越所圖皆傾險之謀及越破吳吳危急而求成句踐欲許獨蠡不可而必亟斃之其意蓋亦忍矣夫涇頻之水鱣鮪不游離靡之草虎豹不居旦暮之交君子弗與故必內行備而後可友天下之士友天下之士而后爲之謀則忠信而不私當其事則利害而不渝故君子重修身而貴擇交而蠱之所爲殘忍刻薄其事獨與莊生者相近宜其心賢之而欲倚以爲重也而豈知身受其禍也哉

### 伍子胥論

昔者嘗怪樂毅之於燕伍子胥之於吳皆以受任於先君之時及至嗣子棄之於是毅遂越然遠引而子胥乃戀戀不去終以諫死于吳若是之不同何也蓋古所謂忠臣之行必度其心之所安而後爲非以苟託於名義以自居而遂可也今夫毅之仕燕也所任者軍旅之事耳惠王死而兵權奪毅雖留固無可爲矣當伍子胥因屈楚鄭之郊飄搖江海之間結吳光于草野之際一旦攝吳國而乘之卒以君臣相倚報父仇而成君之名于天下其與吳相得如父子手足員雖烏集起事而其實與世胄

同國休戚者等吾意閻廬之死也必以吳託之子胥子胥亦必慨然任而不辭子胥之心方以爲受先君之恩寄社稷之重思盡其輔弼之任雖播棄而不忍自疏而不料夫差之終懷不悛遂泯絕其身而莫之復省也設令子胥子驟諫不用之時卽引身去國人亦誰得而議之而樂毅之書至謂子胥不知主之不同量是其行固不免爲天下之所議而子胥終不肯以彼易此者蓋彼徒以求其心之慊然而無憾者夫豈以行事求白於衆多之口也哉或曰子胥之諫夫差其時季札與同立于朝季子親于吳而反不以諫死何耶蓋自諸樊戴吳欲以位傳季子而季子又以賢得民彼夫差者忘而遠之甚矣微子啓帝乙之長子也疑于紂而紂疏之故抱器適周而奉商祀微子季札之不諫知不可諫而以身存宗也伍員之諫恃夙昔之恩而冀君之一悟也而柳宗元乃從而非之以爲非吳親屬諫死爲過夫彼謂爲親屬者固宜死也而微子季札之不死又豈非親屬者哉

### 翰林論

爲天子侍從之臣拾遺補闕具常任也天子雖明聖不謂無失人臣雖非大賢不謂當職而不陳君之失與其有失播諸天下而改之不若傳諸朝廷而改之之善也傳諸朝廷而改之不若初見聞諸左右而改之之善也翰林居天子左右爲近臣則諫

其失也宜先於衆人見君之失而智不及辨與則不明智及辨之而諱言與則不忠侍從者擇其忠且明而居之者也唐之初設翰林百工皆人焉猥下之職也其後乃益親益尊益親益尊故責之益重今有人焉其于官也受其親與尊而辭其責之重將不蒙世譏乎官之失職也不亦久乎以宜蒙世譏者而上下皆謂其當然是以晏然而無可為安居而食其祿自唐及宋及元明官制因革六七百年其不革者御史有彈劾之責而兼諫乎翰林有製造文章之事而兼諫乎彈劾製造文章所別也諫爭所同也其為言官也美以異人而面爭於左右出而上書陳事其為諫也美以異今也獨謂御史言官而翰林不當有諫書是知其一而失其一也是故君子求乎道細人求乎技君子之職以道細人之職以技使世之君子賦若相如鄒枚善敘史事若太史公班固詩若李杜文若韓柳歐曾蘇氏雖至工猶技也技之中固有道焉不若極忠諫爭為道之大也徒以文字居翰林者是技而已若唐初之翰林者則若是可矣今之翰林固不可云皆親近居左右然固有親近居左右者且翰詹立班于科道上謂其近臣也居近臣之班不知近臣之職可乎明之翰林皆知其職也諫爭之人接踵諫爭之辭連笑而時書今之人不以為其職也或取其忠而議其言為出位夫以盡職為出位世孰肯為盡職者余竊有惑焉作翰林論



李斯論

蘇子瞻謂李斯以荀卿之學亂天下是不然秦之亂天下之法無待于李斯斯亦未嘗以其學事秦當秦之中葉孝公卽位得商鞅任之商鞅教孝公燔詩書明法令設告生之過而禁遊宦之民因秦國地形便利用其法富強數世兼并諸侯迄至始皇始皇之時一用商鞅成法而已雖李斯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亂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自為之而不厭何也秦之甘于刻薄而便于嚴法久矣其後世所習以為善者也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以中侈君而張吾之寵是以盡舍其師荀卿之學而為商鞅之學埽去三代先王仁政而一切取自恣肆以為治焚詩書禁學士滅三代法而尚督責斯非行其學也趨時而已設所遭值非始皇二世斯之術將不出於此非為仁也亦以趨時而已君子之仕也進不隱賢小人之仕也無論所學識非也卽有學識甚當見其君國行事悖謬無義疾首頓憾于私家之居而矜夸導譽於朝廷之上知其不義而勸為之者謂天下將諒我之無可奈何于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將喪國家而為之者謂當吾身容可以免也且夫小人雖明知世之將亂而終不以易目前之富貴而以富貴之謀貽天下之亂固有終身安享榮樂禍遺後人而彼宴然無與者矣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其天之誅惡人亦有

時而信也。稱易曰：眇能視，跛能履，虎尾噬人，凶。其能視且履者，倖也；而卒于凶者，蓋其自取邪？且夫人有為善而受教于人者矣，未聞為惡而必受教于人者也。荀卿述先王而頌言儒效，雖間有得失，而大體得治世之要。而蘇氏以李斯之害天下罪及于卿，不亦遠乎？行其學而害秦者，商鞅也；舍其學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禁遊宦而李斯誅逐客，其始之不同術也，而卒出于同者，豈其本志哉？宋之世，王介甫以平生所學建熙寧新法，其後章惇、曾布、張商英、蔡京之倫，曷嘗學介甫之學邪？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與李斯事頗相類。夫世言法術之學，足亡人國，固也。吾謂人臣善探其君之隱，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為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

### 賈生明中商論

太史公曰：賈生薨，錯明中商。公孫宏用儒術顯世，多疑之。果若是，則公孫宏賢於賈生邪？宋儒者以為生上書謂體解之所非，斤則斧以此待諸侯，為申韓之意。吾謂不然。生欲立法制以約諸侯，王使受地有定，不致人于罪，而抗劉之所以為安全也。斤斧以取譬耳，豈刑戮謂哉？此不足為生病。然遂謂太史公為誣賈生，則亦非也。夫戰國以來，百家並興，雖或純或駁，或陋且謬，惇推本之，彼亦各原於聖人之一端。未嘗不可相為用也。顧用之何如耳。冬必裘，而夏必絺者，時也。齊甘苦酸辛鹹而御之者，

和也諸葛武侯當先主之時寬法孝直救李邕張裕其用意一出于慈仁乃以中韓之書教後主知其所不能也且賈生諸葛皆所謂天下之才識時務之要者矣申商明君臣之分審名實使吏奉法令而度數可循守雖聖人作豈能廢其說哉然使述此於景武之時則與處烈風而進翼者何以異良醫不能使鍾乳烏頭之無毒而使其毒不為患也惟文帝仁厚而所不足者在于法制故賈生勸之立君臣等上下法制定則天下安此皆申商之長也申商之短在于刻薄賈生之知足以知文帝必不如申商之刻特惠不能用其長耳景帝之天資固薄矣提設吳太子於嬉戲疏張釋之而誅周亞夫其資如此而鼂錯又以申商進之何怪有吳楚之難賢者視其君之資而矯正之不育者則順其欲順其欲則言雖正而實與邪妄者等爾賈生當文帝而明申商汲長儒為武帝言黃老彼皆救世主之藥和而不同豈如公孫宏匡衡之流雖號為儒者誦說之辭洋洋盈耳而適以文其姦說者邪周公之告成王曰詰爾戎兵方行天下召公奭伯之告康王曰張皇六師若以此言施之好武之主其害豈不更重於申商哉惟於成康之時則無以復易矣吾嘗謂觀人之真偽與書之真偽其道一而已世所謂古文尚書者何其言之漫然泛博也彼以為使人誦其書莫可指摘者必以為聖賢之言如是其當於理也而不知言之不切者皆不當於理者也

晏子不受卿殿論

大夫相滅而相并者是篡殺其君之漸也齊晉之末載是已齊崔氏也亡而邑入乎慶慶氏也亡而邑入乎二惠諸族其時大夫分邑子雅辭多受少子尾旣受而稍致諸公陳氏不取邑而取百車之木是三子者以為賢於吞啞之甚者則可矣以其私家相取為非人臣之道則一而已晏子將明言其不義乎得罪一國而不可為也將從而受分乎違己之心而不忍出也邦無道危行言孫其處喪則託曰惟卿為大夫其辭坤殿則託曰畏失富晏子之心固亦苦矣夫晏子之賢無愧儒者世乃以孟子不欲比管晏及沮封孔子事疑其非賢是皆不然晏子蓋盛德而才差不足又直陳氏得政之日事景公庸主未嘗得君如管仲專也故其功烈非孟子王佐之才之所希也然第曰管仲曾西所不為不言晏子者重晏子之德也當孔子至齊以景公之庸懦豈遽能以季孟之間期以待鄰之一儒士哉此必晏子薦之故也及其不能用孔子此必晏子所痛而知其國之將亡不可救者夫何有反沮孔子事哉晏子以儉著春秋之後墨子之徒倣其說以難儒者沮孔子封事墨者造之也故載于墨子非儒篇其言以儒者為崇喪遂哀破產厚葬此墨者之陋說非麤緣斬以喪父盡禮者之言也諸侯裂地以封大夫此三晉田齊以後之事非孔子時國不過賜田邑之制

也子長不能辨而載之世家雖大儒如朱子亦誤信焉是以晏子為世誥而不知其固非實也魯襄公十七年晏桓子卒平仲嗣立能為喪禮又從平陰之役意其年必逾二十其後五十七年乃會夾谷計晏子必已喪矣晏子喪而後景公行事益悖而子長言會夾谷時有晏子吾益知世家言之多謬也

### 議兵

兵民分雖有聖人不能使之復合者勢也今有人為命其子弟入則扶笑操管而學書出則量度數權輕重度長短持筭而營什一之利其子弟必無一能矣今君國子民者俛而使耕稼之農聽號令習擊刺舍田里安居而履鋒鏑而輕死亡之難其病於眾庶而傷於國也亦明矣目不兩視耳不兩聽手左右畫則乖足跂立則先疲兵農兩為戰則速敗而田野為蕪莽國何賴此哉然古王者兵未始不出於農何也古之時征伐之事固少一旦戰而用其眾也至於萬人則為多矣日行三十里而舍戰陳必以禮節焉擇素教之人而使進退止伐於疆場之交不啻為揖讓俯仰於庭戶之內也夫何為不可後世不然動以百萬之師決勝於呼吸之頃屠滅之慘川谷流膏血軍旅數動則士長齒槁馘於營幕之中當此之時士卒知戰鬪而已居則慕桀而與人若不同類固不可使伏居井里而民苟非習於兵者亦不可使之復為兵矣

昔者湯之伐桀也民則曰舍我穡事湯至仁也以民為兵不免於怨若後世之兵善撫循之或踴躍以從戎事宜將能賢於湯武哉兵與民分之故也昔者管仲用齊欲以兵服諸侯管仲知先王兵民為一之制不可以決戰故參其國伍其鄙國中士之鄉十五五鄉為一軍參其國故三軍以方行天下伍其鄙故野有五屬五屬皆農夫而已國則為軍鄙則為農雖不盡若唐宋以後之制而兵民之分自是始故齊之伯天下者兵習戰而農不勞是故管子天下才也謂兵不可擾農亦不可盡一國而為兵定以三萬人教以軍令使之足用是故兵必習戰農必習耕兵不習戰農不習耕雖多不如其寡已嗚呼後之為兵者何異於管子也兵額多而不盡可戰又不欲養兵而逸之使之不習戰而習於百役自明以來運糧之丁其始兵也而卒不能持一挺以與怯夫為鬪然以代民轉輸之苦尚有說也今之營伍有戰兵有守兵不習知戰守之事顧使之雜為捕伺盜賊詰私販娼妓賭博之任無不與是直有司事耳使兵足任之而有司不能何以為有司况兵藉是名而恐獨取財擾地方為害者有之矣夫兵農惟不欲兼也故使之專於為兵今之紛紛而呼於市而誰何於道路者夫豈非兼任也則又不若使為農之為愈也

惜抱軒文集二

考

郡縣考

周之制王所居曰國中分命大夫所居曰都鄙自國而外有曰家稍者矣曰邦縣者矣曰邦都者矣而統名之皆都鄙也鄭君云都之所居曰鄙殆非是宜曰鄙之所居曰都詩曰作都於向月令曰毋休於都然則都者鄙所居城之謂也見於詩書傳記凡齊魯衛鄭之國率同王朝都鄙之稱蓋周法中原侯服疆以周索國近蠻夷者乃疆以戎索故齊魯衛鄭名同於周而晉秦楚乃不同於周不曰都鄙而曰縣然始者有縣而已尚無郡名吾意郡之稱蓋始於秦晉以所得戎翟地遠使人守之為戎翟民君長故名曰郡如所云陰地之命大夫蓋卽郡守之謂也趙簡子之誓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郡遠而縣近縣成聚富庶而郡荒陋故以美惡異等而非郡與縣相統屬也晉語夷吾謂公子絳曰君實有郡縣言晉地屬秦異於秦之近縣則謂之曰郡縣亦非云郡與縣相統屬也及三卿分范中行知氏之縣其縣與已故縣隔絕分人以守略同昔者使人守遠地之體故率以郡名然而郡乃大矣所統有屬縣矣其後秦楚亦皆以得諸侯地名郡惟齊無郡齊用周制故也都鄙者王朝本名故晉

秦楚雖為縣而未嘗不可因周之稱而周必無郡之稱以郡者遠地之稱也秦之內史漢之三輔終不可名之郡況周畿內乎周書作雒篇乃有縣有四郡之語此非真西周之書周末誣僭之士為之也

漢廬江九江二郡沿革考

自秦并六國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其後頗復增置然世欲考秦置分土之實不可得而詳矣其大要自巴蜀而下在江南地為郡曰長沙郭會稽江北地為郡曰南郡九江東陽皆緣江以達海漢興以秦郡居地太廣稍分置焉昔禹貢九江之水居秦九江郡南今安徽淮南地及湖廣之黃州府皆秦九江郡也項羽分王諸將分九江為二國其北封九江王黥布都六其南封衡山王吳芮都邾秦時呼禹貢衡山曰湘山而名潛霍山曰衡山始皇帝二十八年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是也故禹為衡山王約有今安慶廬州黃州地矣而九江之水乃在衡山之國漢滅項羽徙禹封於長沙以黥布為淮南王王九江衡山及江南豫章廬江豫章廬江之在秦不知地何屬也及漢為郡以隸淮南黥布滅以布四郡封淮南王長長元文帝復封其三子安為淮南王蓋得黥布九江王時故地勃為衡山王蓋得吳芮故地賜為廬江王得豫章廬江夫廬江者其水出淩陽東南而西北流經彭蠡以入於江至今猶命彭蠡之



山為廬山云故漢之郡國以是名之也廬江王賜既都江南地鄰越吳楚反時賜使使與越交通吳楚滅景帝以衡山王勃堅守不下吳楚內徙之為濟北王以褒勃而疑賜徙賜王衡山收豫章廬江以斷通越焉其後伍被與淮南王謀收衡山以擊廬江絕豫章之口思得江南以通越云武帝元狩初淮南衡山既皆以謀反國除淮南為九江郡分其西為六安國衡山國為衡山郡漢二郡之立自是始始者劉賈王卬吳東陽三郡為荆王吳故會稽也賈死以封吳王濞濞時吳郡復名會稽又易東陽曰廣陵景帝罪楚王戊削東海郡又削吳會稽鄣郡今史記作豫章蓋傳寫誤吳楚以是反國除以吳廣陵為江都國頗予以江南鄣數縣故江都號為得鄣郡而不得吳武帝元朔元年江都國以推恩封易王子江南為丹陽侯湖孰侯林陵侯及元狩元鼎間國皆除然後武帝於江南建丹楊郡其東合吳傅海為會稽郡其西南包彭蠡屈嶺為豫章郡而鄣吳廬江悉罷自秦於江南設鄣會稽二郡至漢嘗分為四五而卒為三郡焉於是江南遂無廬江名矣其後改衡山郡曰廬江然後廬江之名遂移於江北也太史公猶稱九江衡山為南楚褚先生始稱廬江郡嘗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桓寬為廬江太守丞然則衡山之為廬江其昭宣間乎及平帝元始間錄地志者於廬江郡書曰廬江出陵陽云云此蓋沿武帝以前廬江郡之舊說昭宣以後廬江

之水不在廬江而在豫章也九江廬江二郡始為九江衡山國時北界淮南界大江東抵滁水西循安豐以南其形截然以方及漢以邾屬江夏郡則西南缺焉史言衡山王賜當朝道過淮南壽春苟賜因吳芮故都都邾則往長安不經壽春賜都蓋處其東疑賜來王時漢削其邾自是郡無邾也

漢郡二國一其縣三十二

今州縣二十七

舒蓋得今舒城南桐城北及廬江西地左傳杜注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又云廬江南有舒城陸賈江即治舒而云南有舒城者三國兵爭葛治已壞魏晉後廢治於舒縣之北又漢舒縣當孔道六朝長北兵移治僻地亦資舒縣城從東而即今廬江縣安隋因之改縣與郡同名唐又因之故景懷從漢書注云舒故城在今廬江縣西以杜注景懷之言度之漢舒治今舒城界內六朝之舒在

舒城屬廬州府蓋得漢舒縣北合肥南界之地

居巢蓋得今巢縣深湖南地及合肥東南無為州東北地當春秋之世此巢國西屬楚東屬吳吳楚蓋以深湖為界定二年桐叶楚楚於豫章英

廬江屬廬州府蓋得漢舒縣東南併臨湖之地

無為州屬廬州府蓋得漢居巢伊婁安之地

龍舒蓋得今懷寧北桐城南地左傳杜注舒西南有龍舒東漢侯國六朝縣廢

臨湖蓋得今廬江縣東地晉書之世針故治廢移舒治於其東南今廬江縣也意其縣界所得古舒地實少而得臨湖地為多矣

雲婁蓋得今霍邱西山地決水出為東漢侯國晉以縣屬安豐郡水經縣注引地通記云在安豐縣西南宋以處墜長房邊城左郡

今懷寧桐城之間有大小龍山意古之龍舒境乎

襄安 蓋得今無為州西內地

縱陽 蓋得今桐城東山由地東漢縣廢在陳柱注漢江舒縣有繁九諸橋鶴尾在  
今桐城東山江洲舒縣地本不在江東漢縣縱陽併入舒舒地遂及江矣

概陽入舒則概陽水為舒口魏志武備傳吳兵七舒口故故陳蘭是也東晉時  
雷後置概陽隋於此置同安縣為同安郡治唐廢郡同安縣屬舒州開元中舒

縣治於山城至德  
二載改名桐城

尋陽 蓋得今湖廣之黃梅廣濟縣地吳立劉春即尋陽屬為晉大康九年省新  
春即以尋陽武昌二年還屬江東晉尋陽郡治江南齊余江北縣猶

尚在也及晉南度江北之縣皆置江南後省縣併入柴桑  
獨即名在自是江南之尋陽者而江北之尋陽隱不關矣

濡 蓋得今霍山縣地北水出為晉者入六故杜元凱云濡在六縣西南隋置霍山  
縣屬廬江郡唐置廬山二縣屬壽州章懷後漢書注云濡故城今壽州宜

山縣宋省明  
後置霍山縣

皖 蓋得今霍山縣及懷寧西地廬江郡本治舒三國兵爭舒廢不處乃而治  
故東晉為晉熙郡之懷寧縣唐以懷寧為舒州治宋寧宗時為安慶府治

湖陵邑 蓋得今太湖及望江西地漢縣有聲為故或加邑漢志云北湖在而  
蓋以今望江諸湖對江而之彭無湖名北湖耳東漢省入皖東魯置

新治縣宋置太湖管縣齊置大  
雷即隋以為望江太湖二縣

松茲 蓋得今共山及湖廣羅田地六安其王  
子霸侯國晉以與屬孫州之安堂郡

以上十二縣屬廬江郡

今無為州西南六十里有襄安鎮

桐城 蓋得舒內龍舒北併概陽地自隋同安縣李于造之龍舒縣廢唐後郡  
治懷寧後同安從治山城蓋在漢舒縣桐城吳故改名桐城而東鄉獨

廢百八十里者古概陽境也  
今屬安慶府

黃梅 屬湖廣黃州府蓋得尋陽東地

廣濟 屬湖廣黃州府蓋得尋陽西地是二縣在唐屬舒州元和郡縣志以舒州  
四縣或為漢新春地誤也漢縣雖大何能方三四百里而不增尋陽之本

在北  
屬六安州得濡縣地

霍山 屬六安州得濡縣地

潛山 屬安慶府得皖地唐宋故懷寧舒州治宋景德元年徙城於其縣東南  
宣城鎮元英宗至治三年析懷寧西置潛山徙城於唐舒州之舊治

懷寧 今安慶府治得皖東及龍舒之而地宋景德元  
年置宣城鎮徙城於此元明 開朝皆因之

太湖 屬安慶府蓋得湖陵北地

望江 屬安慶府蓋得湖陵南皖縣西地

宿松 屬安慶府蓋得湖陵西海陽東地

英山 屬六安州蓋得松茲東地

六 蓋得今六安及鳳臺地如清水首受沅東北至壽春入芍阪六安王國治東漢

為六安侯國魏晉六安縣宋齊隋置郡唐置縣宋復為六安既又為六安軍元

為六安州 蓋得今霍邱之東北頤上之南地晉屬安豐郡宋

安豐 蓋得今霍邱之西河南固始東地漢晉融侯國水經淮水東過安豐縣

隋以其地 入霍邱

安風 蓋得今霍邱之東北壽州之西地壽州晉漢壽春安風之界今或

保風也

陽泉 蓋得今霍邱之東南地梁於濟水東 以上五縣為六安王國東漢無六

壽春邑 蓋得今壽州鳳臺之北地水經注乃在縣南八十里九江郡治東

漢去邑揚州刺史史浩魏淮南郡晉改曰壽陽唐曰壽州治周世宗先壽州以下於併屬壽州移治於淮北宋為壽春府亦在下於南宋復移淮

南為安豐軍治今有安豐城舊址是也非清安豐縣九屬安豐路明首縣及下

送道 蓋得今合肥東巢縣西北地宋僑置汝陰侯縣於此隋唐

成德 蓋得今合肥西北地壽州東南地水經肥水出成德唐陽

索阜 蓋得今巢縣西晉省入送道故元魏云索阜在

羅田 屬湖廣黃州府蓋得松滋西地

六安州 直隸得六縣及博歸西地

霍邱 舊屬壽州雍正二年改屬潯州府蓋得鳳安安豐

壽州 屬鳳陽府自淮以南得漢壽春及成德西安風東地淮

鳳臺 雍正間以壽州地大廣分其東北為鳳臺而南治一城

巢 屬廬州府此水漢置巢蓋九江廬江正以澤湖為南北界其唐因隋巢併有

**陰陵** 蓋得今懷遠西南地屬今東南地水經注淮水又北經英郡山西山南有陰陵故城後漢九江郡治濠水經其城而南又東至其城東北流入淮音

淮音

**歷陽** 蓋得今和州地東漢以其地分屬江縣今江浦之臨江地皆歷陽之為江境也

**當塗** 蓋得今懷遠東南地東漢取資侯國晉屬淮南郡安帝義熙門置馬頭郡齊曰荆山即馬頭縣隋置山縣屬濠州唐省入鍾離

**鍾離** 蓋得今臨淮西及鳳陽縣淮水南地晉屬淮南郡東晉置鍾離郡六朝為徐州治本在淮南梁昌義之守徐州且阻淮水是也隋唐為濠州鍾離縣治在淮北乃漢沛郡夏邱地李吉甫謂齊宋魏淮對地使屬徐州節度使後張惜逆命因控玉節由參不營時於鹽理之制是也及明為中京後建城於淮南設鳳陽縣淮二縣同城後乃移臨淮於其東五十里乾隆年復併於鳳陽

**合肥** 蓋得今肥治前漢方百里地漢城在今城北魏新城又在漢城而北三十里然則今城隋唐之址淮南江北城邑即墟其變多矣隋定淮南更置縣邑地曠人稀兼漢數縣及明以岳縣蓋之則其廣狹甚自南北文字學於此佈置汝陰陳郡隋唐為濠州臨江郡治

**東城** 蓋得今定遠而地故城在定遠東南五十里經置定遠郡定遠縣所以縣屬鍾離郡

**博鄉** 蓋得今六安東南地水經泄水出博安縣注云漢之博鄉也又云泄水自濡東北逕博安泄水出焉博水經之泄水分六安之於河也

**曲陽** 蓋得今定遠東北及時節兩地

**建陽** 本密所在或謂得今涇州之來安縣地

惜抱軒集

文集二

吳遠

**和州** 直隸得歷陽舊地

**江浦** 屬江甯府得歷陽東地

**懷遠** 其淮水南地當塗及陰陵東地也其淮之北則沛下蔡地也屬鳳陽府

**鳳陽** 鳳陽府治得鍾離地其跡淮北乃漢沛夏邱地也其東故臨淮合者然此曹明之臨淮若唐宗之臨淮乃泗州之舊治及乾隆十年沒於淮水泗州移治財監後又移虹縣

移治財監後又移虹縣

**合肥** 濠州府治蓋得漢合肥地東北得遠通之西西北得成德之東南有唐巢之界焉故其說方二百里猶有餘焉

**定遠** 屬鳳陽府得東城及曲陽兩地

屬鳳陽府得東城及曲陽兩地

四

會文堂印行

全椒

蓋得今滁洲地界置頓理及此縣郡生漢

阜陵

蓋得今全椒而南含山北地太平寰宇記東陵故城在全椒西南八十里阜於此縣地置南頓郡隋大業初以全椒縣隸江都唐以屬滁州

以上十五縣屬九江府

滁州

直隸州約得古全椒地

全椒

約得漢阜陵東地

含山

約得漢阜陵西地按漢景帝改與唐陽郡孫策在唐陽移家阜陵而後度江又孫龍欲誘魏王波流當從合肥來權伏兵阜陵以待之以此度之阜陵

現在今含山地矣

楚辭招魂曰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廬江之在江南古矣漢景帝時廬江王賜以通越徙王江北為衡山王而廬江改為漢郡夫賜既以過徙漢蓋不盡予以衡王王勃之故地勃之故地蓋頗分數縣附廬江郡廬江一郡遂跨江南北矣故武帝建元中東甌廣武侯望率眾來降使處廬江郡在江淮間也其後賜以罪國除為衡山郡又其後置六安國以封膠東王子慶蓋其時王國地益小漢郡地益多於是廬江郡江南之地別分為豫章郡而江北十二縣乃獨有廬江郡之名然而此始分十二縣之年不可考矣

廬江西漢十二縣東漢省其三故李憲據廬江其傳曰據九城所省者樅陽湖陵松茲也晉陶侃為樅陽令是晉復置樅陽而晉書地志遺之其後歷宋齊至陳蓋復有樅陽縣故陳本紀大建十年廬江蠻寇樅陽隋書同安縣舊曰樅陽因陳縣也漢之廬江治舒及孫策破舒之後蓋不堪復立郡治故劉勳朱光皆以太守居皖

又破於吳於是魏廬江太守蓋居六安故吳嘉禾六年全琮襲六安而朱桓傳云桓與全琮迎廬江主簿呂習引還廬江太守呂膺不敢出又朱異傳魏廬江太守文欽營住六安此皆魏廬江治六安之證晉蓋因之故郭璞洞林叙其度淮之時先至陽泉後至廬江所云廬江亦六安也

晉本於并州置新興郡惠帝改曰晉昌南渡僑置晉昌於廬江之南部至安帝時避孝武諱改晉熙故宋書地志云安帝立晉熙郡宋齊皆因其名今之安慶也

隋書地志同安郡梁置豫州後改曰晉州又廬江縣梁置湘州按此於梁書內皆不見其事蓋非蕭氏所置特侯景置耳北齊書辛術傳術為淮南經略王僧辯破侯景術招攜安撫二十餘州蓋卽此晉州湘州之類也齊文宣紀保大六年詔云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戶之民廬張郡目誠有然矣梁敬帝紀有譙秦二州刺史徐嗣徽此譙州卽今滁州地秦州卽今六合地在梁武帝時皆一郡耳蓋侯景置州而梁之未造亦因以名州此雖於梁書紀傳無明文而推尋事理形勢固有可意會耳廬江郡在東漢時有安豐松滋縣乃郡之極西北境約在今霍邱英山間矣魏於彼置安豐郡統松滋縣其境固不能越山而南際江也至東晉來江左於時山北之民南遷避寇乃僑置安豐郡於臨江之地併僑置松滋之縣雖在漢時竝是廬江郡地然有南

北部之分矣及隋於此置縣遂因僞置之松滋而立宿松之名然本西漢湖陵邑之地非松滋地也近志多以宿松為漢之松滋則誤矣

自漢以後江北淮南遭六朝兵爭之禍城郭空虛者數矣而僞置州郡在其間更移故名廢興遷徙播之尤為難詳南朝諸史僅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有地志梁陳無志其作志者於沿革亦畧達於後世而欲求之不亦難乎自隋混一南北更建郡縣自是雖有遷變以至今日而與隋不甚差絕隋建置於久亂之後戶口渺少城邑疏闊是以漢縣三十二今止為州縣二十七也曩者龜在京師與休甯戴東原言世之方志言古城邑若不考求四面地形遠近堪容置否是以所舉多不實欲以漢縣與今地相較為表而貫他沿革於其中縱不能無失猶差翔實愈於俗之所為地理書也東原曰善今夏無事遂取鄉里所近漢二郡一國為沿革考一卷多病廢學不能求博東原既喪無以聞之設有如龜此例盡考漢之郡國勒為一書以裨學者則將以俟夫世之君子也乾隆四十五年桐城姚鼐記

### 項羽王九郡考

史言項羽分割天下自王梁楚地九郡而不載九郡之名余考之蓋為碭陳東郡泗川薛東海東陽鄆會稽是云九郡碭與東郡故梁地也自陳以東故楚地也故曰王



梁楚大抵西界故韓東至海北界上則距河下則距秦山南界上則距淮下則包踰江東固天下之膏腴平壤矣昔秦以水灌大梁大梁毀意滅梁後郡不治大梁而南治碭故曰碭郡楚襄王始都陳後為秦得故陳為郡陳涉世家云陳守令皆不在則秦有陳郡明矣張子房擬分楚地與信越正自陳碭畫之北于越南于信其後羽滅如前約越得其二信得其七復如戰國時之梁楚高祖六年漢禽韓信分信國封劉賈以郭吳東陽三郡為荆王封劉交以沛薛剡三郡為楚王吳即會稽也郟即東海也沛即泗川也沛者高帝更名餘或羽所改或漢所改不可知然皆羽自封時舊郡耳今本漢書高帝紀誤文以沛為碭碭與東郡是時方屬彭越為梁國且度地勢交必不能踰沛而有碭故其誤可意決也是時雖分韓信地為交賈國而漢西收陳郡不予諸侯淮水東流過陳則少北流故太史公云賈王淮東交王淮西夫收陳者以南制黥布北制彭越也於是分陳西為汝南郡故地志曰汝南郡高帝置其後漢廢彭越立于恢為梁王友為淮陽王淮陽得汝南陳二郡是時相國何等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頗益淮陽蓋彭越國本有東陽郡二郡今以王恢為國太大故罷東郡半屬漢半屬梁也汝南陳本楚故一郡耳以王友為國小故罷潁川半益淮陽半歸漢也計二國各得楚故一郡又半矣及景帝徙淮陽王為魯王復空為郡太史公

云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陳在楚夏之交故知武帝時尚有陳郡矣宣帝時  
乃復以陳郡為淮陽國漢自武昭宣以後王國減小於是梁淮陽國不滿一郡始者  
淮嬰夏侯嬰傅寬等傳皆云從追項籍軍至陳破之故垓下陳地也而在浚縣至漢  
地志乃載浚縣於沛郡賈誼欲割淮陽北縣益梁之東郡度誼所欲割者後或入沛  
或入陳留則淮陽與東郡無鄰地焉

惜抱軒文集三

序

老子章義序

天下道一而已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賢者之性又有高明沈潛之分行而各善其所樂於是先王之道有異統遂至相非而不容竝立於天下夫惡知其始之一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彭者老子也孔子告曾子于夏述所聞老聃論禮之說及老子書言以喪禮處戰之義其於禮精審非信而好古能之乎南行者久而不見冥山求之過也夫老聃之言禮蓋所謂求之過者矣方其好學深思以求先王制禮之本意得先王制禮之本意而觀末世為禮者循其迹而謬其意苛其說而益其煩假其名而悖其實則不勝悁忿而惡之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夫禮貴有誠也老子之初志亦如孔子而用意之過貶末世非禮之禮其辭偏激而不平則所謂君子駟不及古者與且孔子固重禮之本然使人寧儉寧戚下學上達而已庸言之必謹逮七十子之徒推孔子之義極言之固多高遠失中此亦聖門好古達於禮者之言失也夫老子特又甚焉耳孔子遇老聃問禮於其中年而老子書成於晚歲孔子蓋不及知也老子書所云絕聖棄智蓋謂聖智仁義之偽名若臧武仲之為

聖耳非毀聖人也而莊子乃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老子云貴以身為天下者言不以天下之奉加於吾身為快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以是為自貴愛也而楊朱乃曰不拔一毛以利天下皆因其說而益甚為謬夫老子言誠有過焉雖舉其末學益謬推原及老子以為害天下之始老子亦有所不得辭然是又豈老子所及料哉世乃謂老子之言固已及是而儒者遂不肯以迷而不作信而好古為老子之行夫孔子於老子不可謂非授業解惑者以有師友之誼甚親故曰我老彭解論語者願說為商之大夫不亦遠乎其說出於大戴禮記吾意其辭託於孔子而實非殆不足據耶抑所舉別有是人耶若論語之老彭非商大夫可決也老子書六朝以前解者甚眾今竝不見獨有所謂河上公章句者蓋本流俗人所為託於神仙之說其分章尤不當理而唐宋以來莫敢易獨劉知幾識其非耳余更求其實少者斷數字多者連字數百為章而其義乃明又頗為訓其旨於下夫著書者欲人達其義故言之首尾曲折未嘗不明貫必不故為深晦也然而使之深晦迂而難通者人好以己意亂之也莊子天下篇引老子語有今文所無則知傳本今有脫謬其前後錯失甚明者余少正之竝以待世好學君子論焉

太史公書不甚知姓氏之別又自唐以前讀者差不若漢書之詳故文多舛誤夫老

子老其氏也聃其字也太史公文蓋曰老子者楚苦縣屬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漢末妄以老子為仙人不死故唐固注國語以為卽伯陽父流俗妄書乃謂老子字伯陽此君子所不宜道當唐之興自謂老子之裔於是移史記列傳以老子為首而媚者遂因俗說以改司馬之舊文乃有字伯陽謚曰聃之語吾決知其妄也老子匹夫耳固無謚苟弟子欲以謚尊之則必舉其令德烏得曰聃孔子舉所嚴事之賢士大夫皆舉氏字晏平仲蘧伯玉老聃子產其稱一也陸德明音義註老子兩處皆引史記曰字聃河上公曰字伯陽不謂為史記之語陸氏書最在唐初所言史記真本蓋如此則後傳本之非明矣老子所生太史公曰楚苦縣或曰陳國相人莊子載孔子陽子朱皆南之沛見老子夫宋國有老氏而沛者宋地言老子所生三者說異而莊子尤古宜得其真然則老子其宋人子姓耶子之為李語轉而然猶如姓之或以為弋也彭城近沛意聃嘗居之故曰老彭猶展禽稱柳下也皆時人尊有道而氏之晉穆帝名聃字彭子漢晉舊儒必有知老彭為聃之氏之說者矣後世失之乃不能明也乾隆四十八年夏六月桐城姚鼐序後漢書桓帝紀章懷注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屬鄉曲仁里人也名耳字聃姓李氏吾作此序未及檢引然則改此文疑元宗以後事

莊子章義序

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陸德明音義載晉宋注莊子者七家惟司馬彪孟氏載其全書其餘惟內七篇皆同外篇雜篇各以意為去取自唐宋以後諸家之本盡亡今惟有郭象注本凡三十三篇其十九篇經象刪去不可見矣昔孔子以詩書六藝教弟子而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其得聞者必弟子之尤賢也然而道術之分蓋自是始夫子游之徒述夫子語子游謂人為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聖人制禮以達天道順人情其意善矣然而遂以三代之治為大道既隱之事也子夏之徒述夫子語子夏者以君子必達於禮樂之原禮樂原於中之不容已而志氣塞乎天地其言禮樂之本亦至矣然林放問禮之本夫子告以寡儉寡戚而已聖人非不欲以禮之出於自然者示人而懼其知和而不以禮節也由是言之子游子夏之徒所述者未嘗無聖人之道存焉而附益之不勝其弊也夫言之弊其始固存乎七十子而其末遂極乎莊周之倫也莊子之書言明於本數及知禮意者固卽所謂達禮樂之原而配神明醇天地與造化為人亦志氣塞乎天地之旨韓退之謂莊周之學出於子夏殆其然與周承孔氏之末流乃有所窺見於道而不聞中庸之義不知所以裁之遂恣其猖狂而無所極豈非知者過之之為害乎其末天下一篇為其後序所云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意謂是道之末焉爾若道之本則有不離於宗謂

之天人者周蓋以天人自處故曰上與造物者遊而序之居至人聖人之上其辭若是之不遜也而蘇子瞻王介甫乃謂其推尊聖人自居於不該不徧一曲之士其於莊生抑何遠哉若郭象之注昔人推為特會莊生之旨余觀之特正始以來所謂清言耳於周之意十失其四五夫莊子五十二篇固有後人雜入之語今本經象所刪猶有雜入其辭義可決其必非莊生所為者然則其十九篇恐亦有真莊生之書而為象去之矣余惜莊生之旨為說者所晦乃稍論之為章義凡若干卷

### 左傳補注序

左氏之書非出一人所成自左氏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虞卿傳荀卿蓋後人屢有附益其為邱明說經之舊及為後所益者今不知孰為多寡矣余考其書於魏氏事造飾尤甚竊以為吳起為之者蓋尤多夫魏絳在晉悼公時甫佐新軍在七人下耳安得平鄭之後賜樂獨以與絳魏獻子合諸侯干位之人而述其為政之美詞不恤其夸此豈信史所為論本事而為之傳者耶國風之魏至季札時亡久矣與邶鄘等而札胡獨美之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此與魏大名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之說皆造飾以媚魏君者耳又忘明主之稱乃三晉篡位後之稱非季札時所宜有適以見其誣焉耳自東漢以來其書獨

重世皆溺其文詞宋儒頗知其言之不盡信然遂以譏及左氏則過矣彼儒者親承孔子學以授其徒言亦約耳烏知後人增飾若是之多也哉若乃其文既富則以存賢人君子之法言三代之典章雖不必邱明所記而固已足貴君子擇焉可也自服杜以後解其文者各有異同近時有顧亭林惠定宇皆為之補注余以為有未盡乃別記所見者若總古今之說擇善用之萃為一書則以俟後之君子

### 西魏書序

當拓跋氏之衰朝廷失政而邊鎮橫武夫恭興而國柄移天子寄居而立亟廢蓋高歡一人而後立之帝三馬安定廢而孝武興孝武奔而孝靜立計其得失之故雖不甚相遠而以時論之則孝靜固始為孝武之臣也魏收書外孝武而以天平為正豈理也哉南康謝靈運山觀察舊居史職出剡郡符開以退處數年之暇慨魏收之失當撰西魏書二十卷以正其失可謂勤學稽古雅懷論世者矣吾觀李延壽北史本紀錄孝武于東魏孝靜之前而不曰西魏意蓋以收為非者然拓跋自崔浩被誅史筆回罔故紀道武以往事多侈詞又自道武以前二十餘世率加以皇帝之號延壽因之不能正也今觀察所紀僅在其末二十五年事固有延壽之得而無其失者然延壽自序言見別史十餘卷今時代遠隔泯亡無一存不復使觀察據之以考稽同異



而裁定焉惜哉惜哉讀者知其網羅放失述作之志存焉可也

### 族譜序

昔三代帝王及卿士大夫巫醫祝卜之職莫不出於世族當時姓氏之分端緒著備而朝廷又專設之官而掌之故黃農虞夏支裔流別數十歲之紀可得而知也自漢以降王者興於草澤將相出於屠牧皆不能紀其先世而譜牒沒以不詳及晉宋因魏制以九品官人重門戶辨族地而後譜學復興以至於唐然考唐以前諸家世譜所能詳皆始於魏晉魏晉而上或依託謬妄蓋郎邪王氏自云出於王子晉蘭陵蕭氏自謂本蕭何望之皆為昔人所誦由是言之譜牒之詳略非時俗風尚之有盛衰由世族之崇替存亡異也當世族之存非特子孫能詳其先人之傳凡天下學士博於聞見者悉舉各族系世如循庭木之支如舉其室之廢物迄世族亡則子孫有不能推明其祖而始誣託名人求以自重是亦可謂愚也與自五代至宋故家殘滅及元明屢遭兵火今日天下無復有千年相傳之家譜矣吾族先世本於田農又自餘姚遷桐城正當南宋末元興之日江淮之間居民麤定而譜敘皆失故居餘姚以前祖不可得而知不可知則闕以為愈於誣託者之愚也譜自先雲南參政及先職方府君及叔祖瀨州太守嘗三修之逮今孫子益家為文益繁故少變其體依古世表

之法率橫列而注厯職生卒妻子於其下欲其文簡而易檢也初自餘姚來居桐城大有鄉之麻谿人謂麻谿姚氏建明中葉而始有譜又垂及今二百餘年自是以往子孫之崇替不可知而譜之存亡不可必也然而差冀其經歷久遠者惟文冊輕簡易挾而藏則傳久之道與

代州道後馮氏世譜序

吾嘗謂三代重姓族而繫世詳其後晉宋六朝尚門地而譜謀之學亦貴獨中間秦漢之世公卿大夫崛起草野而譜繫蔑可徵焉世變使然學者不能強說也漢書載公卿名人傳皆不詳其先世而所詳者獨司馬遷揚雄馮奉世三傳而已子長子雲皆以其所自序故載之然則宜鄉之族亦必有能自序者故史得因其文異於他傳以此推之馮氏之有譜舊矣自漢以後斷續不可盡明而今代州之馮興於明之中葉至國朝乃益盛非第仕宦貴顯也蓋賢哲君子多矣以余所及交則湖北按察使馮君弼其人介然自立士也君弼既沒於武昌數年其從父弟右書來為安徽布政使經歷因得識之又識其弟汝咨皆敦誼好學異於流俗右書示余所藏海內名人為其先世作傳誌數十篇信乎其世濟為君子也余與右書汝咨論近世人作譜繁而非法夫譜欲簡要而卷冊少俾子孫百世流轉海內易攜以行其體當畧如古

世表之法因略與分別所宜載與不者右書汝咨以為善後余別去次年再見之晚中則右書汝咨已如余論作道後馮氏譜成書矣而余為族譜反未及成右書汝咨之勇於取善如此余能無愧乎哉馮氏古多偉人矣而今譜首於明時者缺所不聞以為信也余聞右書之考秀山令君應鄉試時夜揭榜有走報其已得舉者令君方臥聞應之而已顧熟寐至曉其氣量之闊遠如此乃仕終於令雖有惠政而澤未及遠今右書弟兄方嗣其德賢者子孫宜更有大興者他日史氏為名人列傳而紀及其先意或有資於是譜而余又欲用是書之體為世作譜者式也故序之

### 包氏譜序

周時天子重神明之姓使小史奠繫世載以世本之紀諷以瞽矇之詩延及春秋黃農虞夏商周之裔散在列國者可考而別也而人臣功德尤異思褒錄其子孫則又因所生地謚字賜姓氏族用別紀之而政教褒賞罰亂所命族氏不加於賢者則得氏不足以為重上無掌繫之職而私譜亦興蓋去先王之義益遠矣宋興五代之末天下俗敗壞而道不明洎仁宗之時大賢乃出包孝肅公亦于其間以忠言諒節聞于朝後世聞而慨慕之蓋孝肅合肥人其後有移居桐城北鄉者于是吾邑有包氏焉自古賢者少士固於俗或一姓數百年未有聞人然則幸遇賢者之裔而庶見其

先遺風餘烈君子未嘗不樂得而親友之也包氏世故有譜卷首載孝肅像及宋誥勅詳其世自孝肅而下今某方重修之以語余余謂譜別紀孝肅為宗誼近於古又嘗慕賢者之懿而樂道其家事也于是為之序云

醫方捷訣序

余少有羸疾竊好醫藥養身之術泛覽方書然以不遇碩師古人言或互殊博稽而勤功深思而不明十餘年無所得乃復厭去夫醫雖小道然其本出於聖帝所為三代以來設官而氏其族其極至於使人無疢癘天札之傷而羣生樂育導天和安民命至治之隆有賴焉又推原其故必自君子躬能循天理之節應六氣之和固筋骨之束調氣血之平於是安樂壽考永享天祿然後推其意以為醫藥以及庶民此其意至精且厚是以後世醫者雖多然苟非慈明篤厚之君子終不能究其義而雖有篤厚慈明之心苟不世業而少習者猶不能盡其曲折變移之理審其幾微而察其離合也吾鄉有嚴氏世為醫前世有號則菴者其術神驗余恨不及見之今其孫以恬能繼其學出其傳書曰捷訣者以示余其言簡直使人易入能盡疾病之變狀又操論得中無偏駁之弊蓋嚴氏既世其業又欲以此明諸人人信哉君子之用心矣惜乎余方以事牽不能從以恬盡學其術以獲養身濟人之益也乃為之序而歸之

惜抱軒文集四

序

張冠瓊遺文序

張冠瓊余妻弟也才而早卒余婦翁為黃州通判有二子冠瓊其季也黃州就官時年六十矣家人皆留不使從冠瓊求從則曰汝在家專靜為學易不許冠瓊念父甚悲傷已之不得從則益自奮厲於學未幾遂病未半歲而死死後其妻語人曰吾夫今年學尤勤苦每夜靜家人盡寐獨聞其誦書聲悽然於是余既痛之而亦咎其以未及壯之年乃亟欲成名敝耗精氣而至於短折何不自惜之甚也人莫不思苦身立名以光父母然竟以害其生則所志者有得有不得皆適以傷親之心故君子慎之也然冠瓊體非甚羸弱能勝勞其及死蓋出於不幸非意所料而其志固可悲矣冠瓊為人專靜淡於交遊余初婚後間至其家問冠瓊何弗見外姑江安人笑曰吾兒避人如女子也須臾呼至坐逾時默然而已後乃益親然亦寡聞其言獨每見依我向余不忍離可念也其疾初起亦不甚以不遇良醫遂不救臨訣執余手流涕而言黃州也蓋極冠瓊才與志皆足自表見惜乎其學未成然所為文久於文者或不逮也今年黃州公以公事被使淮上過家檢其遺文俾余刪次得十餘篇將刻之以

自慰其悲余因為之序冠瓊名元臚凡時年二十二生一子纔十餘日後半年其子亦亡

食舊堂集序

丹徒王禹卿先生少則以詩稱於丹徒長入京師則稱於京師負氣好奇欲盡取天下異境以成其文乾隆二十一年翰林侍讀全魁使琉球選先生同渡海即欣然往故人相聚涕泣留先生不聽入海覆其舟幸得救不死乃益自喜曰此天所以成吾詩也為之益多且奇今集中名海天遊州者是也兼故不善詩嘗漫詠之以自娛而已遇先生於京師願稱許以為可後遂以交密居間蓋無日不相求也一日值天寒晦與先生及遼東朱子穎登城西黑窰廠據地飲酒相對悲歌至暮見者皆怪之其後先生自海外歸以第三人登第進至侍讀出為雲南臨安府知府赴任過揚州時兼在揚州賦詩別去兼旋仕京師而子穎亦入蜀皆不得見時有人自西南來者傳兩人滇蜀間詩雄傑瑰異如不可測蓋稱其山川云先生在臨安三年以吏議降職遂返丹徒來往於吳越多徜徉之辭久之兼被疾還江南而子穎為兩淮運使興建書院邀余主之於是與先生別十四年矣而復於揚州相見其聚散若此豈非天邪先生好浮屠道近所得日進嘗同宿使院兼又渡江宿其家食舊堂內其語窮日夜

教以屏欲澄心返求本性其言絕善兼生平不常聞諸人也然先生豪縱之氣亦漸衰減不如其少壯然則昔者周歷山水偉麗奇愛之篇先生自是將不復作乎兼既盡請先生之詩數為古今所不易有子頴乃俾人抄為十幾卷曰食舊堂集將雕板傳諸人兼因為之序

左仲郭浮渡詩序

江水既合彭蠡過九江而下折而少北益漫衍浩汙而其西自壽春合肥以傳淮陰地皆平原曠野與江淮極望無有瑰偉幽邃之奇觀獨吾郡潛霍司空龍眠浮渡各以其勝名於三楚而浮渡瀕江倚原登陟者無險峻之阻而幽深奧曲覽之不窮是以四方來而往遊者視他山為尤眾常隱然與入之心相適必有放志形骸之外冥合於萬物者乃能得其意焉今以浮渡之近人而天下往遊者之眾則未知旦暮而歷者凡皆能得其意而相遇於眉睫間耶抑令其意抑道幽隱榛莽土石之間寂歷空濛更數千百年直寄焉以有待而後發耶余嘗疑焉以質之仲郭仲郭曰吾固將往遊焉他日當與君俱余曰諾及今年春仲郭為人所招邀而往不及余迨其歸出詩一編余取觀之則凡山之奇欽異態水石摩蕩煙雲林谷之相變滅悉見於其詩使余恍惚若有遇也蓋仲郭所云得山水之意者非耶昔余嘗與仲郭以事同舟中

夜乘流出濡須下北江過鳩茲積虛浮素雲水鬱藹中流有微風擊於波上其聲浪浪磯碕薄涌大魚皆砮然而躍諸客皆歌呼舉酒更醉余乃慨然曰他日從容無事當裹糧出遊北渡河東上太山觀乎滄海之外循塞上而西歷恆山大行大岳嵩華而臨終南以弔漢唐之故墟然後登岷峩攬西極浮江而下出三峽濟乎洞庭窺乎廬霍循東海而歸吾志畢矣客有戲余者曰君居里中一出戶輒有難色尚安盡天下之奇乎余笑而不應今浮渡距余家不百里而余未嘗一往誠有如客所譏者嗟乎設余一旦而復攬宇宙之大快平生之志以問執言者之口舍仲郭吾誰共此哉

吳荀叔杉亭集序

自蘄黃而東包潛霍帶淝滁其間皆山邑也淮水繞其後江水環其前故安慶廬州數府名雖連江南省其實乃江北云余家桐城吳君荀叔家全椒相去僅三百里在家未嘗識至京師乃相知然余嘗論江淮間山川雄異宜有偉人用世者出於時余之庸闇無狀固不足比儕類荀叔負雋才而亦常類然有離世之志然則所云偉人用世余與荀叔固皆非與荀叔雖無意進取而工於詩又通歷象章算音韻所著書每占人意思所不到是則余遜荀叔抑遠矣余嘗譬今之工詩者如貴介達官相對盛衣冠謹趨步信美矣而寡情實若荀叔之詩則第如荀叔而已荀叔聞是甚喜夫



余雖不足比荀叔然謂荀叔之學余為不知也其可乎荀叔訂所著詩文曰杉亭集成請余序之遂不辭而為之說

張仲絜時文序

常熟蘇州府之一縣居府治東北隅其縣自明以來仕宦多貴人聲勢相繼雖偏僻下邑其士人多知乘時或逾於都會廣聚之區習使之然也余始入京師見邵三丈叔山其人溫誠君子善為魏晉六朝之文與龍伯父同年交好皆為編修未數年皆休致去既又識湯君緩叔其人尤朴直好學是時緩叔館余姻黨張君家余嘗與同宿一榻見規以古誼自中夜至晨緩叔之徒張仲絜時已官部曹有名緩叔嘗召之至誠飭之如其兒時仲絜輒受教惟謹余又因緩叔識仲絜焉緩叔與余後登第同年而常熟同年又有蘇園仲其後園仲以部屬外出為知州不得志遂自屏不仕既余又識編修陳君耕崖為學亦近古此數君皆常熟人余所識皆君子也而以較其縣人材輒不類諸君誠較然自好者與抑余之愚陋所取者偏狹乃獨得諸君聚而不厭也耶仲絜今歲初改官御史旋稱病去謂余曰吾才薄不足有為於朝尚可為於家又出其生平所為時文屬余曰吾文用意與俗殊以不敢背吾師之教子為我定之仲絜去半年貽書陳君令其趣余余乃取其文刪定若干首其時叔山緩叔

皆已死圃仲方授學於晉絳之間仲絮又去獨余與陳君在京師耳余由是益知如數君者果為難得相見無日獨具文字可常在目前茲益可重也已諸君存者方各有著述之志卽三丈集其家已刻成緩叔在時論說經傳甚衆未成書仲絮將卒成之時文未足盡仲絮之業然其文固已醇雅有體善觀文者必能愛之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桐城姚鼐序

高常德詩集序

明李沂水高侍郎巡撫河南堅守圍城與流賊相拒前後幾一年卒以忠節著稱世所傳為守汴記者也後百餘年侍郎之元孫來為余鄰邑蒙城知縣六安知州時余生一二歲耳及余少長而六安已遷去為湖南常德府知府獨蒙城六安之人猶道其強直有為不愧高侍郎後也後又二十餘年常德公既沒余迺識其子葵因得觀常德生平所為詩一卷余頗有疑焉人生各有所遭時侍郎當天下阡危致命效節人觀所著書莫不淒然以悲至常德生當太平以政事顯屢典大郡其所遇宜人情之所喜矣顧其詩常若有所不懌而欲自適於山澤間者何耶嗟乎士或所挾者廣而世之取之者不能盡事有旁觀見為功名之美而君子中心歎然以為不足居若此者往往而有其志深其情遠顧非其辭之工猶不能盡達其情志使人悵然感歎

而不能自己也常德之詩貫合唐宋之體思力所嚮搜抉奇異出以平顯憔悴專一之士或不能違而乃出於仕宦奔走之餘信乎才之偉已余取其尤工者別錄之歸諸其家而因為之序

### 海愚詩鈔序

吾嘗以謂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苟有得乎陰陽剛柔之精皆可以為文章之美陰陽剛柔並行而不容偏廢有其一端而絕亡其一剛者至於儼強而拂戾柔者至於頹廢而閤幽則必無與於文者矣然古君子稱為文章之至雖兼具二者之用亦不能無所偏優于其間其故何哉天地之道協合以為體而時發奇出以為用者理固然也其在天地之用也尚陽而下陰伸剛而絀柔故人得之亦然文之雄偉而勁直者必貴於溫深而徐婉溫深徐婉之才不易得也然其尤難得者必在乎天下之雄才也夫古今為詩人者多矣為詩而善者亦多矣而卓然足稱為雄才者十餘年中數人焉耳甚矣其得之難也今世詩人足稱雄才者其遼東朱子穎乎即之而先升馬誦之而聲聞焉循之而不可一世之氣勃然動乎紙上而不可禦馬味之而奇思異趣角立而橫出焉其惟吾子穎之詩乎子穎沒而世竟無此才矣子穎為吾鄉劉海峯先生弟子其為詩能取師法而變化用之隸年二十二

接于穎於京師卽知其為天下絕特之雄才自是相知數十年數有離合子穎仕至淮南運使延余主揚州書院三年而余歸子穎亦稱病解官去遂不復見子穎自少孤貧至於宦達其胷臆時見於詩讀者可以想見其蘊也蓋所蓄猶有未盡發而身泯焉其沒後十年長子今白泉觀察督糧江南校刻其集彙與王禹卿先生同錄訂之曰海愚詩鈔凡十二卷乾隆五十九年四月桐城姚鼐序

敦拙堂詩集序

言而成節合乎天地自然之節則言貴矣其貴也有全乎天者焉有因人而造乎天者焉今夫六經之文聖賢述作之文也獨至於詩則成於田野閭閻無足稱述之人而語言微妙後世能文之士有莫能逮非天為之乎然是言詩之一端也文王周公之聖大小雅之賢揚乎朝廷達乎神鬼反覆乎訓誡光昭乎政事道德修明而學術該備非如列國風詩采於里巷者可竝論也天文者藝也道與藝合天與人一則為文之至世之文士固不敢與文王周公比然所求以幾乎文之至者則有道矣苟且率意以覲天之或與之無是理也自秦漢以降文士得三百之義者莫如杜子美子美之詩其才天縱而致學精思與之竝至故為古今詩人之冠今九江陳東浦先生為文章皆得古人用意之深而作詩一以子美為法其才識沈毅而發也寫以閱其

功力刻深而出也慎以肆世之學于美者茂有及焉且古詩人有兼雅頌備正變一人之作屢出而愈美者必儒者之盛也野人女子偶然而言中雖見錄於聖人然使更益為之則無可觀已後世小才鬼士天機間發片言一章之工亦有之而哀然成集連牘殊體累見說出閭廛謫變則非鉅才而深於其法者不能何也藝與道合天與人一故也如先生殆其是歟先生為國大臣有希周召吉甫之烈衆不具論論其與三百篇相通之理以明其詩所由盛且與海內言詩者共商榷焉

### 荷塘詩集序

古之善為詩者不自命為詩人者也其胸中所蓄高矣廣矣遠矣而偶發之於詩則詩與之為高廣且遠焉故曰善為詩也曹子建陶淵明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蘇子瞻黃魯直之倫忠義之氣高亮之節道德之養經濟天下之才捨而僅謂之一詩人耳此數君子豈所甘哉志在於為詩人而已為之雖工具詩則卑且小矣余執此以衡古人之詩之高下亦以論今天下之為詩者使天下終無曹子建陶淵明李杜韓蘇黃之徒則已苟有之告以吾說其必不吾非也適來江甯識涇陽張君君以累世同居義門之子負剛勁之氣兼治煩之才雖為一令廿餘年屢經躓起而志不可抑今世奇士也而耽於詩政事道途之間不綴於詠出其詩示余余以為君之詩君之

為人也取君詩而比之于建淵明李杜韓蘇黃之美則固有不逮者而其清氣逸韻見胷中之高亮而無世俗脂韋之概則與古人近而於今人遠矣夫詩之至善者文與質備道與藝合心手之運貫徹萬物而盡得乎人心之所欲出若是者千載中數人而已其餘不能無偏或偏於文焉或偏於質焉就二者而擇之愚誠短於識以為所尚者蓋在此而不在彼惟能知為人之重於為詩者其詩重矣張君殆其倫歟

香巖詩稿序

吾家渭川孝廉瀨州府君李子於輩行余叔父也而自少從余學為文辭相親愛甚入京則館余舍余歸相從則十日而見嘗八九日者舉族人才就衰君方傑出詞氣秀發又通敏人事有振興之望君亦以自命也乾隆三十九年登順天府鄉薦名著於京師會稽梁相國尤愛之然竟不獲一第以死乾隆四十年春君自里中將應禮部試余餞之於城北張氏園大雪松竹盡縞酒中君淚下曰先生四十四歲棄官歸矣某今逾先生棄官之歲如此盛寒方走三十里俯就場屋為門戶計誠非得已世事茫茫安知所稅駕乎君是年竟黜歸二年遭母氏張恭人艱服終又一試又黜遂沒京師僧舍年五十又一年其孤哀錄生平所為詩曰香巖詩棠俾余論之余稍刪定存若干首君詩多得古人清韻不為淺俗之言其才於古文經義駢麗之文無所

不解為之皆有法度而尤長者在詩然亦恨人事擾之苟極其才力所至當不止此也然於近之詩人足以豪矣有才若此而鬱鬱早終當為天下惜豈獨姚氏哉乾隆五十五年七月朔隸書

張宗道地理全書解序

自中原達乎冀北地高而壤厚喪親者雖未能慎擇而葬尚渺水蟻之憂然而不若精鑑而慎擇之之為善也而况江淮以南者乎儒者欲安親體必求免地下之患苟非山川氣交盤繞障護之美患不得而免矣夫山川之用在氣人子安親固非希為富貴昌熾之計然山川氣之所聚凶者安則生者福反是則禍亦理之所必有夫君子固不深希福利然使葬失其道而致衰敗絕祀之禍亦豈人子情所安哉以此論之形家之說雖孔孟復生不盡廢也余以求葬親故頗觀覽形家言十數家而以為近世為其說理當而辭明顯者莫如張宗道吾鄉章淮樹觀察尤精其術而亦取張宗道書嘗為解釋推衍其旨又於其言有誤失者稍辨正之形家之理備於此矣於是將刊行所解以遺天下之為人子欲葬親者夫惠迪吉從逆凶道也擇葬地以萃天地山川之氣術也術之至者與道相成而不相害吾觀察每為親族交友擇地予之財以葬恤難而廣仁非徒自喜其術而已余嘗選定先塋屢煩跋涉未嘗言瘁

誼有足動人予之心者夫今之刊是書以裨益天下者亦廣仁之事惠迪之一端也  
余安得不樂而為之說也哉

停雲堂遺文序

士不知經義之體之可貴棄而不欲為者多矣美才藻者求工於詞章聲病之學強  
聞識者博稽於名物制度之事厭義理之庸言以宋賢為疏闊鄙經義為俗體若是  
者大抵世聰明才傑之士也 國家以經義率天下士固將率其聰明才傑者為之  
而乃遭其厭棄惟庸鈍寡聞不足與學古者乃促促志於科舉取近人所以得舉者  
而相效為之夫如是則經義安得而不日陋苟有聰明才傑者守宋儒之學以上達  
聖人之精即今之文體而通乎古作者文章極盛之境經義之體其高出詞賦箋疏  
之上倍徒十百豈待言哉可以為文章之至高又承 國家法令之所重而士乃反  
視之甚卑可歎也臯蘭王誠亭先生固秦中之聰明才傑士也又當康熙時世未甚  
厭經義盡心為之其文亦既工矣蓋異於今之所以得舉者也後卒於山西家貧子  
幼其稿幾於湮沒今嗣孫光歲為江甯尉乃雕板傳之以余持論素不厭棄經義也  
來請為之辭余既欲前輩之究心經義者導後之人而又念王君能勤勤盡其心力  
以揚先人之美是亦可紀也作停雲堂遺文序



謝蘊山詩集序

南康謝蘊山先生奮迹江湖迴翔詞館者十餘年出而分符東節者又二十餘年飛  
初識之於庶常館中時先生之年尚少而文彩已雄出當世矣自是與先生屢有離  
合惟丙申丁酉之歲遼東朱子穎轉運淮南邀蘊主梅花書院適先生來守揚州其  
時相從最久遊蓋接影於山水之區三人屢以酬詠相屬先生才豐氣盛銳挺森典  
不可阻遏非特如飛輩者望而自卻雖才雄如子穎亦未嘗不以為可畏也然先生  
殊不以所能自足十餘年來先生之所造與時俱進今者觀察河淮自定其詩集成  
若干卷而往時宏篇麗製人所驚歎以謂不可逮者先生固已多所擯去矣夫豈非  
才高而心逾下識精而志彌遠者歟是以其詩風格清舉囊括唐宋之菁備有閎闊  
幽深之境信哉詩人之傑也且夫文章學問一道也而人才不能無所偏擅矜考據  
者每窒於文詞美才藻者或疏於稽古士之病是久矣蘊於前歲見先生著西魏書  
博綜辨論可謂富矣乃今示以詩集乃空靈駘蕩多具天趣若初不以學問長者余  
又以是知先生所蘊之深且遠非如淺學小夫之矜於一得者然則謂之詩人固不  
足以定先生矣子穎自去淮南奄終於京國獨先生從宦益久功名益盛文章亦益  
多今子穎遺集得其子白泉觀察錫板江甯蘊方為之序而先生集亦適來回憶疇

昔往來兩君之間盡觀文章之豪雋日月逾邁驚憊如故而兩君之集將並大傳於時與名其間其為可感歎而愧慙者又何如也是為序

### 恬菴遺稿序

鄉之前輩以文章稱而年與兼接者十餘人兼自童幼受書一室足希出戶苟非嘗至吾家者率不得見若望溪宗伯襲叅司業南堂息翁諸先生與鄉學者見其詩文或生愛慕恨莫接其形容而惡知生同里閉者固亦若是也汪稼門觀察之先君子恬菴先生計其生之年與兼接之年也而兼未嘗見觀察出其文讀之清和恬雅有越俗之韻真吾鄉前輩文也余於是益歎昔者文學之盛而怪今者之不繼豈人不悅學而吾邑之文將自是日衰耶抑士有藏於室而吾不得識亦如吾曩者與前輩不相遇者耶不然何今昔之殊也觀察承其家學在官有廉靖之節世推其賢恬菴之文因益聞於天下其蓄深者其播遠於理固然吾將舉是編為里之羣士勸焉

### 晚香堂集序

兼世父薑塢先生乾隆九年為順天鄉試同考官得長白永卧岡先生先生後仕為寧遠州刺史以沒其後數年兼為禮部員外郎而先生之兄尚書公領禮部獲侍焉因見尚書公之賢又後廿年餘先生之子小尹同知江甯府兼適在江甯時與共語

於是又備知小尹之為才也獨於卧岡先生生平未嘗相見先生嘗一至桐城謁吾世父於里飛適他出惟世父語兼永君伉直誠篤君子也洎既知小尹小尹出其先君子之所為詩曰晚香堂集見示讀之得其度越流俗之樂音和而調雅情深而體正益以信吾世父之言不虛其間亦屢有懷思薑塢先生之作用情尤摯回計卧岡先生之喪二十一年而吾世父卒二十三年矣因與小尹相對泫然小尹之士也始亦自寧遠州徙官而來寧遠之民愛慕小尹樂從其令以謂甚似昔使君真使君之子蓋先生遺愛在民若此先生國之世家自尚書以往竝奮迹戎馬之間立功疆場之外入為卿士道光廊廟而先生官止一州蓋未竟其志業况區區文墨辭翰之事僅稱為詩人豈先生意哉雖然後之學者欲知先生之志與人讀其詩亦舉可想見云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桐城姚鼐序

鄉黨文擇雅序

婺源江慎修先生修行鄉閭講明六藝博學精思導啟滯寤生則學者師焉沒而配食朱子其生平著述蓋百餘卷嘗以諸生說論語鄉黨篇尤多於古制不明以後世所見苟相附會臆說淺妄乃作鄉黨圖攷又錄前人鄉黨篇文頗辨論其是非其有題而文無足錄者乃自撰之合三百餘篇夫國家所以設經義取士之法者欲人

人誦明於聖人之傳不謬而已不達經說而泛為文何取於是文哉如先生著書錄文以明經為志良足輔助朝廷教士必使成學之意其視流俗號為選錄文字者猶塵堞也鄉黨圖攷昔已刻行乾隆五十一年大典朱石君侍郎典試江南以過位章命題士達於江氏說者乃褒錄焉獨其鄉黨文存於里中鬱而未發異鄉士或聞而思見之今婺源吳君石湖將盡刻江氏遺書乃先出其鄉黨文雕板以傳用科舉之體制達經學之本原士必有因是而興者余竊樂而望焉因為之序

左筆泉先生時文序

左筆泉先生之文沈思孤往幽情遠韻激澹沁寥如人入寒巖深谷清泉白石仰蔭松桂之下微風泠然而至世之塵壘不可得而侵也吾鄉前輩多文學之彥而先生後出先君子及世父編修府君皆友之如弟編修府君嘗語人左君年少而才穎極其所至殆欲超越吾輩也兼八歲時從先君自城南移居城北與先生為鄰時方侍廬先生館於兼家每日暮則筆泉先生步來與先君方先生談說兼雖幼心喜旁聽其論筆泉尤善於吟誦取古人之文抗聲引喏不待說而文之深意畢出如是數年兼稍長為文亦為先生所喜又其後兼遊京師不第而返先生招使課其諸子兼後成進士從世父自天津歸則先生築別業於媚筆泉故自號筆泉其時兼孤而方先

生遠遊河洛先生遂編修府君及飛遊於泉上飛歸為作記先生大樂而時誦之余旋去里又十年自京師歸則編修府君與先生方先生相繼喪矣先生雖文士而才足有為其事父母孝鄉舉入都父母見其行甚悲故三試不第遂不復往為武進教諭太公一就官舍不樂居先生即稱病返故不盡其才以至於沒其居里里人有事叩之為謀必當為文不甚愛惜多聽人持去今其子搜求所得才數十篇而余少所見佳文或軼不具余年七十矣孰先生之文追憶六十餘年之事如一日間今惟先生家與余鄰居如故耳乃悽然為之序云

### 徐六階時文序

前十年余於里中始聞徐君六階之名眾咸推其能文後偶過張行可職方值六階館於其家為訓職方之子余因識之其年甚少而溫良可親余以器之乾隆乙卯秋六階乃舉於順天鄉試余及鄉人皆為之喜逾年丙辰會試六階不第而遽得疾亡於京師年僅三十餘妻子貧弱鮮期功之親今職方之子與其徒悲傷其師之不幸為刻遺稿欲以存六階於久遠也六階之文與今世登第之能文者無以讓也當明中葉士始有文稿以文稿傳者皆善文士也及國初有不善文而倖第者取諸生善文而身沒者之文據為己有亦刻為稿世之讀者以謂是佳文必宜哉進士而烏

知為是文者乃終身不遇哉雖然是其人雖不遇而其文猶傳猶為不負其用心近世天下都不復重為文登第者亦無事刻文稿則不遇者之文尤湮沒無由見於世矣傷哉若六階雖不成進士而其文得其徒傳播之猶愈於其竟泯也悲夫余為飲之或足慰六階於幽冥中乎抑使列士聞之而慨息也

### 禮箋序

有入江海之深廣欲窮探其藏使後之人將無所復得者非至愚之人不為是心也六經之書其深廣猶江海也自漢以來經賢士鉅儒論其義者為年千餘為人數十百其卓然獨著為百世所宗仰者則有之矣然而後之人猶有能補其闕而糾其失焉非其好與前賢異經之說有不得悉窮古人不能無待於今今人亦不能無待於後世此萬世公理也吾何私於一人哉大丈夫寧犯天下之所不韙而不為吾心之所不安其治經也亦若是而已矣歎金縢中修撰自少罵學不倦老始成書其於禮經博稽而精思慎求而能斷修撰所敢奉者康成然於鄭義所未衷糾舉之至數四夫其所服膺者真見其善而後信也其所疑者必核之以盡其真也豈非通人之用心烈士之明志也哉兼取其書讀之有竊幸於愚陋夙所持論差相合者有生平所未聞得此而俛首悅懌以為不可易者亦有尚不敢附者要之修撰為今儒之魁後

治經之善軌前可以繼古人俯可以待後世則是書足以信之矣嘉慶三年五月  
桐城姚鼐序

述菴文鈔序

泰嘗論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曰義理也考證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則皆足以  
相濟苟不善用之則或至於相害今夫博學強識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貴也寡聞  
而淺識者固文之陋也然而世有言義理之過者其辭蕪雜俚近如語錄而不文為  
致證之過者至繁碎繳繞而語不可了當以為文之至美而反以為病者何哉其故  
由於自喜之太過而智昧於所當擇也夫天之生才雖美不能無偏故以能兼長者  
為貴而兼之中又有害焉豈非能盡其天之所與之量而不以才自蔽者之難得與  
青浦王蘭泉先生其才天與之三者皆具之才也先生為文有唐宋大家之高韻逸  
氣而議論攷覈甚辨而不煩極博而不蕪精到而意不至於竭盡此善用其天與以  
能兼之才而不以自喜之過而害其美者矣先生歷官多從戎旅馳驅梁益周覽萬  
里助成國家定絕域之奇功因取異見駭聞之事與境以發其瓌偉之辭為古文  
人所未有世以此謂天之助成先生之文章者若獨異於人吾謂此不足為先生異  
而先生能自盡其才以善承天與者之為異也兼少於京師識先生時先生亦年才

三十而兼心獨貴其才及先生仕至正卿老歸海上自定其文曰述卷文鈔四十卷見寄於金陵發而讀之自謂盡能知先生用意之深恐天下學者讀先生集第歎服其美而或不明其所以美是不可自隱其愚陋之識而不為天下明告之也若夫先生之詩集及他著述其體雖不必盡同於古文而一以余此言求之亦皆可得其美之大者云

### 小學攷序

六藝者小學之事然不可盡之於小學也夫九數之精至於推步天運冥測乎不得目睹之處遙定乎前後千百載不接之時而不迷於冥茫不差於毫末此術家之至學小子所必不能也夫六書之微其訓詁足以辨別傳說之是非其形音上探古聖初制文字之始下貫後世遷移轉變之得失此博聞君子好學深思者之所用心小子所不能逮也至於禮樂則固聖賢述作之所慎言尤不得以小學言矣然而謂之小學者制作誦明者君子之事既成而授之使見聞之端於幼少者則小子所能受也今夫行萬里窮山海者紀其終身之所履艱危勞苦之所僅獲以告於居不出於室中者可以一日而盡得也夫小學者固亦若是而已秀水朱錫鬯檢討嘗作經義攷載說經之書既備而不及小學今南康謝蘊山方伯以為小學實經義之一端為



論經始肇之事且禮樂則言之大廣射御則今士所不習九數則誠術家專門之所為惟書文固人人當解學者須臾不能去非專門之事也前世好古之儒固多究心於斯至於今日其書既衆或因舊聞而增深或由創得而過古雖其間粹駁淺深為者或不必盡同然而彼皆欲自為其艱危勞苦而授小子以逸獲之道其人其志固皆不可泯也因輯漢以來言文字訓詁形音之書至於今日英才博學所撰舉載於編凡若干卷名之曰小學攷以補朱氏之所未備其言筆軌八法者乃棄不錄以其無關於經學也攷成以其書示某某誠嘉方伯有不遺衆善採輯之美意又以為能盡大人君子之心乃能授其教於小子方伯之用心如此異日助成國家禮樂之修其亦有望也與嘉慶三年八月桐城姚某序

選擇正宗序

天下術家之言必首以太歲為重餘術皆由太歲而生者也有問於余者曰古太歲之法因於歲星歲星居所次辰則太歲居辰之所合星與太歲順逆行異而合辰無貸歲星歲一辰而微速久則過辰故有龍度天門之法則太歲應之百四十四年而起辰焉自漢後太歲失起辰法是歲星太歲所居辰不與合也而術者以推吉凶猶能驗乎余曰驗也夫吉凶生乎氣氣生乎神神生乎人心夫太歲非有形也為天之

君神夫人心所向者則君也今天下九州人人心中所執為太歲在是辰者則太歲在是辰矣人心之所不超則亦神之所不超故以驗吉凶可也雖然又有道焉天之道神而不可盡測其氣時而至時而不至今夫盛暑南向宜受氣熱矣而累日北風析析而涼者有之隆冬北向宜受氣寒矣而累日南風煦煦以溫者有之故天氣時而不至雖以古測太歲之術甚密而吉凶不必驗也其氣時而至雖以今測太歲之術疏而吉凶未嘗不驗也君子知其不可拘于祿不回不失吾理而於術家之言亦不必故違其大忌而已吾鄉章惟樹觀察多術藝兼通形家日者之言究心為一書曰選擇正宗以視余俾為之序余不能盡通其說而推惟樹著書之心欲以為人利而祛其害其志甚美乃以余夙所持論書以為之序云

陳仰韓時文序

世之文士以文進於有司使一依古之格度枯槁孤寂與世違遠以覲見賞於俗目此亦不近人情之事矣然遂背畔規矩幾理棄法以趣時嗜則不必可譬如相人者於儔類萬眾之中求堯顙而舜目龍章而鳳姿然後許為人固不得也若夫聳肩踰頂隱口於臍支離跛躄而猶為全人乎哉酌古今之宜審文質之中內足自立外足應時士所當為如是而已休寧陳生仰韓見余於江寧惟余言之聽其為文體和而

正色華而不靡足以自立足以應時者也然生從余遊十二年矣而猶困於場屋謂生文不善乎不然也謂其枯槁孤寂而大遠於時乎亦不然也夫草木之榮華同本而遲速異時夫守已不變以俟時者此亦士信道篤自知明之一端也生尚終取余言乎哉因以是書生文之首云



惜抱軒文集五

題跋

孝經刊誤書後

孝經非孔子所為書也而義出於孔氏蓋曾子之徒所述者耳朱子疑焉為之刊誤夫古經傳遠誠不能無誤也然朱子所刊亦已甚耳夫其書有不可通者非本書之失後人離合其章者之過而文有謬失不能明也漢藝文志云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三章其曾子敢問章為三章夫孝之常在於事親立身而其極至於嚴父配天故曾子敢問章義與首章之說相備朱子中庸章句以孔子言子臣弟友之常為費之小以舜文武周公之孝為費之大夫孝經亦猶是已舉中庸之言孝以釋嚴父配天之義則知聖人論孝必極於是以人子自盡之實則匹夫啜菽而不為不足以其行於天下之量則為帝王制禮樂皆備於孝之中故曰義相備也子言天地之性人為貴至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其辭盡矣其下故親生之膝下至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自為一章以申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義也自以順則逆民無則焉至其儀不忒又為一章言君子苟不能自慎其威儀而但以虛辭訓民民必逆之而滋為凶德縱能得志於民而已實無禮以臨之君子亦所弗貴是以君子慎威

儀此章以申非先王法服不敢服非法言不敢道義也古孔氏分三章是也而章首各有脫文又訓誤為順儒者見其發句言故言以遂聯屬之而以子曰字寔父子之道天性及不愛其親之上則失其所矣考經後章之文多以廣前章之義但非必以經傳分其次亦不必拘拘比附也若其辭有同於左傳者蓋此固曾氏之書而左傳傳自曾申劉向別錄記之矣意或為傳時取辭於是未可知也不幸孝經之文諛脫不具朱子覺此文義之不完反不如左氏之可通遂疑為襲左氏也其病亦由混合為章者過也若其首前儒所分為七章者朱子合為一章則說誠善無以易矣夫儒者有德行有言語文學苟非亞聖之才不能備也德行之儒或疏於辭若坊記表記緇衣之類每一言畢輒引詩書文以証之問有不甚比附而強取者矣亦洙泗間儒者之習然也子思孟子然後不為是習至荀子則亦有之矣考經引詩書亦頗有然知其取義有疏密則可耳而節去之恐未可也

### 辨逸周書

世所傳逸周書者漢藝文志載之六藝略尚書中但云周書七十二篇不云尚書之逸者云孔子所論百篇之餘者劉向說也班氏不取識賢於向矣然吾謂班氏辨此亦未審于貢曰文武之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雖小而所傳誠文武道非誣

也証則莫取哉周之將亡先王之典籍泯滅而里巷傳聞異辭蓋聞而識者無知言  
裁辨之智不擇當否而載之又附益以己之私說吾意是周書之作去孔子時又遠  
矣文武之道固墜矣莊子言聖人之法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此  
如箕子陳九疇及周禮所載庶官所守皆不容不以數紀者若是書以數為紀之詞  
乃至煩複不可勝記先王曷貴是哉吾固知其誣也其書雖頗有格言明義或本於  
聖賢而間雜以道家名法陰陽兵權謀之旨程寤太子晉篇說尤怪誕殆非儒者所  
道校書者宜出之六藝入之雜家乃為當耳宜依其本書名曰周書雖與尚書周書  
名同不害也不當曰逸云逸則附之尚書矣

讀司馬法六韜

世所有論兵書誠為周人作者惟孫武子耳而不必為武自著若其餘皆偽而已任  
宏以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入兵權謀班固出之以入禮經太史公歎其闕廓深遠則  
其書可知矣世所傳者泛論用兵之意其辭庸甚不足以言禮經亦不足言權謀也  
且僅有三卷耳漢藝文志吳起四十八篇在兵權謀尉繚子三十一篇在兵形執令  
吳子僅三篇尉繚子二十四篇魏晉以後乃以筮笛為軍樂彼吳起安得云夜以金  
鼓筮笛為節乎蘇明允言起功過於孫武而著書顧州畧不逮武不悟其書偽也尉

繚之書不能論兵形勢反雜商鞅刑名之說蓋後人雜取苟以成書而已莊子載女  
商曰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弋然則六弋之文必約於詩書禮  
樂者也劉向班固皆列周史六弋於儒家且云惠襄之間或云顯王時或曰孔子問  
焉然其為周史之辭若周任史佚之言無疑也非言兵亦無與於太公也令六韜徵  
取兵家之說附之太公而彌鄙陋周之權曰鈞不曰斤其於色曰元曰黑曰緇不曰  
烏晉宋齊梁間市井乃有烏衣烏帽語耳而令六韜乃曰斤曰烏余嘗謂周秦以降  
文辭高下差別頗易見世所謂古文尚書者以他書事實證之其偽已不可逃然直  
不必論此取其文展讀不終卷而決知非古人所為矣蓋古書亡失多在漢獻晉惠  
愍間而好為偽者東晉以後人也唐修隋書作藝文志不知古書之逸舉司馬法之  
類悉載之顏師古注漢書於六韜直以謂即今書此皆不足以言識至韓退之乃識  
古書之正偽惜其於此數者未及詳言之也漢書刑法志所載古井田出車之法甚  
詳其文蓋出於司馬法與包咸注論語辭同也刑法志引其文備故以六十四井出  
車一乘別以三十六井地當山川沈丘城池邑居園圃術路合之則百井包咸引其  
辭答故第言成出車一乘耳其原出一也作偽者其所見書寡於為古文尚書者故  
舉此及他經史明載之司馬法而併遺之



辨賈誼新書

賈生書不傳久矣世所有云新書者妄人偽為者耳班氏所載賈生之文條理通貫其辭甚偉及為偽作者分漸不復成文而以陋辭賸廁其間是誠由妄人之誤非傳寫之誤也賈生陳疏言可為長太息者六而傳內凡有五事闕一吾意其一事言積貯班氏已取之入食貨志矣故傳內不更載耳偽者不悟因漢諸侯王表有宮室百官同制京師之語遂以此為長太息之一然賈生疏云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已足該此義矣不得又別為其一也夫天子母曰皇太后妻曰皇后諸侯王母曰王太后妻曰王后雖武昭以後抑損宗室終不改此制何嘗為無別耶易王后曰妃自魏晉始作偽者魏晉後人乃妄意漢制之必不可用耳若諸侯王相用黃金印固為僭矣故五宗王世易為銀印然吾以為此亦未為巨害漢御史大夫秩中二千石銀印青綬張蒼以淮南王相遷為御史大夫周昌以御史大夫降相趙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其時國相乃金印此正如隨以來外官章服官品雖崇而位繼於京職之卑品耳是亦何必為太息哉要之漢初諸侯王用六國時王國之制故其在國有與漢庭無別者若此若皇帝臣下稱之曰陛下此是秦制周末列國諸王所未有則漢諸侯王必不襲用秦皇帝之制而使其國臣稱曰陛下而偽為賈生書及之此必後人臆造

非事實也真西山取新書是篇欲以補賈生之疏吾是以為之辨若其文辭卑陋與賈生懸絕不可為量則知文者可一見決矣

### 讀孫子

左氏序閻閻事無孫武太史公為列傳言武以十三篇見於閻閻余觀之吳容有孫武者而十三篇非所著戰國言兵者為之託於武馬爾春秋大國用兵不過數百乘未有興師十萬者也況在閻閻乎田齊三晉既立為侯臣乃稱君曰主主在春秋時大夫稱也是書所言皆戰國事耳其用兵法乃秦人以虜使民法也不仁人之言也然自是世言用兵者以為莫武若矣

### 書貨殖傳後

世言司馬子長因已被罪於漢不能自贖發憤而傳貨殖余謂不然蓋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以甯靜淡薄先海內無校於物之盈絀而以制度防禮俗之末流乃令其民仿效淫侈去廉恥而逐利資賢士困於窮約素封僭於君長又念里巷之徒逐取十一行至猥賤而鹽鐵酒酤均輸以帝王之富親細民之役為足羞也故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教誨之整齊之夫以無欲為心以禮教為術人胡弗甯國矣不富若乃懷貪欲以競黔首恨恨焉思所勝之用刻剝聚斂無益習俗之靡使人

徒自患其財懷促促不終日之慮戶以積貯物力凋敝大亂之故由此始也故譏其賤以繩其貴察其俗以見其政觀其靡以知其敝此蓋子長之志也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固曷極哉方秦始皇統一區夏鞭箠善夷蠻雄略震乎當世及其伺脫牧長寡婦之資奉匹夫匹婦而如恐失其意促訾吸汁之行士且羞之矧天子之貴乎嗚呼蔽於物者必逆於行其可慨矣夫

### 辨鄭語

太史公曰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吾謂不然今左氏傳非盡邱明所錄吾固論之矣若國語所載亦多為左傳采錄而采之非必邱明也又其畧載一國事者周魯晉楚而已若齊鄭吳越首尾一事其體又異輯國語者隨所得繁簡收之而鄭語一篇吾疑其亦周語之文輯者別出之者周自子朝之亂典籍散亡後之君子掇拾殘闕亦頗附會非實喜言神怪若周語房后為丹朱馮及是篇龍漦之說何其誕耶夫褒姒之事鄭桓公所親見如是篇史伯所述後世紀前代之辭非同時辭也鄭桓公周賢人也而謂寄賄誘就卻取其地用小人傾詐之術且當西周時史伯惡能知周必東遷鄭必從之哉此可謂誣善之辭矣秦仲居幽王時僅一附庸不足云小國而何以云國大造飾之辭忘其時之不合以邱明君子必不取也若鄭人為鄭語宜載有鄭東

建國後之事子產引鄭書安定國家必大馬先司馬叔游引惡直醜正實善有徒然則鄭固有語輯國語者卒未得耶

跋夏承碑

自漢以來為書者有隸書或又言八分書說者欲殊別之辨之愈繁愈使人茫然不得所據吾謂八分止是隸書耳衛恒四體書勢古文篆隸艸書四者而已明八分在隸內也然隸書自有三種之別秦與西漢官俗所用猶未有波磔然不得謂之篆止是隸書其字形亦殊不正真所謂取便徒隸者也是為其一東漢及魏則波磔興矣然尚無懸針之體是為其二自晉以來皆法羲獻有懸針垂露之別蓋創始於漢末而大盛於二王以至今日是為其三其間貌別形殊真所謂變化如浮雲者然一以此三者統之則盡矣其中不容八分別為體也蔡伯喈嫌世俗隸書苟簡謬誤正之以六書之義取於篆隸之間是謂八分蓋所爭者在筆畫繁簡得失之殊而不在體勢波磔之辨其謂之八分者既為隸體孰不容盡合篆理畧用其十七八耳亦如顏元孫所云盡法說文則下筆多礙者也故余嘗云蔡伯喈為漢八分顏魯公書即可云唐八分此與論筆法體勢者遠矣衛恒云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為楷法王次仲未知何時人然當在伯喈之前楷法者止言筆法之工拙與八分論字形之正不與

六義雖合者無涉張懷瓘書斷妄以次仲為秦人又謂次仲作八分若以八分在隸外為一體者果若是漢書六藝志中載六體書何以遺漏八分耶歐陽公集古錄凡漢牌字率呼為漢隸蓋伯喈惟書石經當為世則字形必合典正故取於八分其尋常作書亦或有出入況他人所書碑石舛失之字多矣其中縱有能為八分者謂之漢隸終不為誤若俗體漢隸苟謂之八分乃是誤也齊梁以下至唐人往往言分書真書其分書乃指波磔而不懸針者聊與二王等真書為別異此皆沿俗失其義不若歐公稱漢隸之善世反謂歐公誤以八分為隸書可謂倒易是非也趙明誠云嘗出漢碑數本示一士人何者為八分何者為隸士人卒不能別不知八分本未嘗別於隸體也此夏承碑中作字有甚得六義近篆者亦有從俗舛誤者然從其多者論之固愈於漢人他碑作字舛俗極甚者即謂此碑是八分書亦可但未知是伯喈所為不耳至若鄭僑所云漢石經是隸體八分夏承碑是篆體八分此乃不知而妄說所謂使人茫然者也

書攷工記圖後

休寔載東原作攷工記圖余讀之推考古制信多當然意謂有未盡者東原釋車曰軫謂之收此非也記曰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軫方六尺六寸記曰參分車廣之一

以為隧蓋以二尺二寸為輿後其前也其廣如軫而深四尺四寸以設立木馬是為收詩曰小戎倭收毛公曰收軫也謂輿深四尺四寸收於軫矣非謂軫名收也古者之尺小鞏之戰綦毋張寓乘韓厥肘之使立於後晉師入平陰獲殖綽郭最衿甲坐中軍之鼓下使軫深四尺四寸而已此非四尺四寸所容也故收非軫也夫車師之四邊為軫後軫無立木人所由登也軫三面有立木者謂之軾記曰軾前十尺而策半之前軾也版之前於前軾者曰陰陰一而已少儀曰祭左右軾軾有三面也古大車轅上附輿小車軾下附軸其既駕也軾附軸者上離輿七寸揉而升之踰軾及衡不及軾七寸而揉始馬故記曰軾中有濟今圖謂軾為陰而揉軾自軾始抑誤矣輿上一木再揉而曲為三橫居前曰式其餘輿上巨木皆曰較記曰參分式圖去一以為較圍又其餘細木為權鬻者曰軾前者曰轡故橫木其高平於式而當式後較也注家謂之轉士較車其崇者轉而已大夫以上飾車衷甸重較轉上二尺二寸而設重較馬左右衡較皆二立較皆三短其一修其二記曰以其隧之半為之較崇謂重較也天子重較則為繆龍荀子曰彌龍以養成也今戴君謂較轉不重者失之矣凡戴君說考工車之失如此其自築氏而下亦間有然者然其大體善者多矣余往時與東原同居四五月東原時始屬橐此書余不及與盡論也今疑義蓄余中不

及見東原而正之矣是可惜也

書夫子廟堂碑後

虞伯施夫子廟堂碑無建立年月觀其文內蓋武德九年十二月建廟次年為貞觀元年仲春廟成釋菜又稱述太宗有視膳問安及空山盡漠等語則知立碑必在李靖俘頡利之後高祖未崩以前而為之也當武后稱帝之時磨去唐字改題曰大周孔子廟堂之碑故前署司徒相王旦書碑額後復有長安三年太歲癸卯金四月士辰水朔八日己亥木書凡二十一字黃山谷見榮咨道家所藏舊搨本如此然史言是年三月相王罷為司徒矣不知史誤耶或山谷所記四月字非耶貞觀立碑年月是時既磨去及文宗時祭酒馮審又請琢去大周字及武后年號而元建碑之年竟不能知如今本是也歐陽公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皆以此碑為武德九年立蓋失之是碑宋初已毀壞為王彥超再建文內及金冊斯誤及字誤為反榮光幕河幕字誤為莫蓋再建時摹刻者失之耳石既非舊加又剞劂至今孰是以論伯施書法之妙遠矣聞今安徽巡撫閔公家藏古拓殘文自集其字為纂言孔繼洙為鈎本勒石以一本贈余余觀之尚不如此石本伯施書雖渾厚而有鋒鏘王彥超摹刻山谷固云不厭人意矣若孔刻乃彌失之模稜爾但未見閔藏本不知究如何也叢時陳紫

澗宮詹見語云某王府有唐拓廟堂碑後進入大內果然亦可與山谷所見禁咨道家者抗行也

何孺人節孝詩跋後

昔孔子刪詩廊風首栢舟之篇蓋春秋之時禮教衰風俗歎女子若共姜者鮮矣故聖人亟與之也其後風俗益偷若魯貞女淮陽陳孝婦之倫間稱於世及宋時儒者申明禮義之說天下宗之至於今日女子皆知節行之為美若栢舟之賢者多矣是何士大夫之德日衰於古而獨女子之節有盛於周之末世也乾隆十五年禮部議從江蘇巡撫奏以天下為節婦者眾不可盡予旌表乃別定為格如格者乃旌表而女子之行或出於人所難能不幸不及格有終不與於旌表者矣然其實足以存教化美風俗君子樂得詠歌而稱道之不繫乎旌與否也鳳陽何太孺人少寡守節育其遺孤不幸孤子夭自投於井家人救出之為立嗣嗣子長而又死卒撫孤孫今武清令何君也與兼為同年友京師士大夫以孺人節行尤異多作歌詩以美之何君以視余詩曰無忝爾所生夫孺人高行明節可以張之以風乎天下之士君子而况其子孫也哉然則孺人之遺教遠矣

劉念臺先生淮南賦跋尾



右山陰劉念臺先生淮南賦蓋為寶應劉練江先生作誄者也。而先生之於為儒皆所謂篤行好學守死善道者也。其相為友有不僅直諒多聞之為益者矣。當萬厯中紀朝廷政治大壞，念臺先生方出而練江先生告歸於家，然皆內進修其德而外繫心於天下之事，欲援手以救斯民者。念臺先生以行人出使過邗，方欲見練江先生而先生已沒，故其痛尤深。次年使還，又過邗，不勝其悲，私謚之曰貞修，而作此賦，因自書以貽其家人。此卷是也。乾隆乙卯秋，練江先生之六世孫台拱攜來江甯，出示，兼請之使人感懷悽愴，不能自己。又念先六世祖汀州府君與念臺、練江兩先生皆萬厯辛丑進士，卒皆為名臣，俯以通家之情，仰增敬慕，用敢識詞於其後。云後學桐城姚鼐記。

方坳堂會試硃卷跋尾

乾隆三十六年會試，余與南康謝蘊山編修竝為同考官。蘊山得詩四房，余得禮記二房，皆居西序東向坐。最近時，每共語得佳卷，或持與觀賞之。今觀察厯城方君坳堂出於蘊山之房，余復讀其文最先，及填榜始知其名。其後余病歸，久之來主江甯書院，時蘊山既外授，遷河庫道去。江甯三百里，坳堂觀察亦來江南，則居江甯日夕相從，出其會試硃卷見示，余再讀之，因憶昔者亢坐終晷，握管披卷，時欣時厭，及獲

於諸賢聚居言笑之狀宛在目前計去今二十二年矣當時考官三人諸城劉文正公長白觀補亭尚書武進莊方耕侍郎皆已亡同考官十八人及今存者余與謝觀察外復四人而已是科得才稱最盛而當時登第烜赫有聲若程魚門周書昌孔洪谷洪素人林於宣孔樞約輩今率已殞喪况歲月悠悠又自是以往者乎因與坳堂語及愴然坳堂才行逾人不負科名是卷固宜為後世所寶貴而余顧尤念者今昔之情也同考官舊制用藍筆是科以

皇太后萬壽恩科易之以紫循用數科升祔之後復改從舊又是時試帖詩題在第二場房官以五經分卷今則詩題移於第一場而房官無五經之名是皆二十年中科場儀制之小變併記於是俾後考求故事者知之

### 十一世祖南安嘉禾詩卷跋後

先叅政公當明中葉以給事中出知南安惠澤下流祥嶽上應成化二年屬縣大庾有嘉禾之瑞一時文士多為詠歌凡數十篇而大庾蔣君銘為之序叅政公既集而刻之石又以其真蹟藏於家閱今三百二十七年矣所藏間有零失弟壯亭收輯重裝之凡得詩十六首仰思先人仁賢清白之風無忘後嗣夙夜繼紹之志然則是卷也在昔者為國祥在今茲為家慶夫豈特文章翰墨之事哉子孫其世寶諸

梅二如古文題辭

吾郡潛山有張立齋先生者為人純白清介舉世間勢位利祿之事無以動其心者一以飭身稽古為事固而不改耄而不倦真所謂君子儒也宣城梅文穆公第三子鈐字二如學於立齋矯然以節行自持其人品蓋似其師立齋頗好為古文見二如古文喜以為勝已梅君中庚午科副榜與兼為同年然初不及相知君後從文穆公居江甯乾隆四十三年兼偶以事至江甯其時文穆已薨於人家坐上一遇君而心重之然忽忽別去又後十餘年兼來主鍾山書院則君已喪數年矣江甯人每為兼述君之賢思今不可復得也乾隆五十九年八月見君弟繼美始得君文讀之果有高格清氣異於世之為文者然君不自意其早亡為文不自收拾繼美鈔於散佚零亂之中得二十餘篇兼取其尤善者別錄以付其家兼家去潛山百二十里而不獲見張先生唯其文自先生存時已雕板得見然終以不遇其人為恨君家世有德行文學自定九先生及文穆公所著書及文集行於海內兼其讀之矣若君年四十而喪既無立齋之壽以大著其名而文又未刻兼苟非後至江甯烏知君行之詳及文之善哉君文太少似不足名集然世固有鈔取漢魏以來名人文數首輒以某集稱者然則卽以君集刊行亦可也

孫文介公殿試卷跋尾

武進孫文介公萬曆二十三年殿試對策卷公官禮部時自取出以藏於家嘉慶四  
年余於公從七世孫淵如觀察處得觀之賢哲翰墨雖寸紙足青況其身所由始仕  
而陳辭慷慨切實忠蓋之志已見於此焉者乎文介書法為世所稱董華亭亦嘗推  
之方其登第時年三十一書猶未為甚工蓋暮年筆力轉進又踰於少壯之蹟然如  
公德修節立不愧始終書小藝不足論縱不能加益於其少時亦何害乎卷內每行  
作三十二字凡鄉會試卷皆有橫直硃絲行殿試卷但有直行而已推立制之意蓋  
以備士對策文有長短則字從而疏密無不可者今時相習書殿試所對率行二十  
三字失為法之本意矣觀公此卷足以知近時之失也六月二十八日桐城姚鼐謹  
跋

書

答翁學士書

龜再拜謹上覃谿先生几下昨相見承教勉以為文之法蚤起又得手書勸掖益至非相愛深欲增進所不逮曷為若此龜誠感荷不敢忘雖然龜聞令天下之善射者其法曰平肩臂正脰腰以上直腰以下反句磬折支左誦右其釋矢也身如槁木苟非是不可以射師弟子相授受皆若此而已及至索倫蒙古人之射傾首欹肩倮背發則口目皆動見者莫不笑之然而索倫蒙古之射遠貫深而命中世之射者常不逮也然則射非有定法亦明矣夫道有是非而技有美惡詩文皆技也技之精者必近道故詩文美者命意必善文字者猶人之言語也有氣以充之則觀其文也雖百世而後如立其人而與言於此無氣則積字焉而已意與氣相御而為辭然後有聲音節奏高下抗墜之度反復進退之態采色之華故聲色之美因乎意與氣而時變者也是安得有定法哉自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趙宋元明及今日能為詩者殆數千人而最工者數十人此數十人其體製固不同所同者意與氣足主乎辭而已人情執其學所從人者為是而以人之學皆非也及易人而觀之則亦然譬之知擊棹

者欲廢車知操轡者欲廢舟不知其不可也兼誠不工於詩然為之數十年矣至京師見諸才賢之作不同夫亦各有所善也就其常相見者五六人皆兼所欲取其善以為師者雖然使兼舍其平生而惟一人之法則兼尚未知所適從也承先生吐胃臆相教而兼深蓄所懷而不以陳是欺也竊所不敢故卒布其愚伏惟諒察

### 復張君書

辱書諭以入都不可不違嘉誼甚荷以僕駭蹇不明於古不通於時事又非素習熟於令之賢公卿與上共進退天下人材者顧蒙識之於儔人之中舉繼介之微

長掩愚謬之大罪引而掖焉欲進諸門牆而登之清顯雖微君惠告僕因媿而仰德久矣僕聞蘄於已者志也而諧於用者時也士或欲匿山林而羈於綬冕或心趨殿闕而不能自脫於田舍自古有其志而違其事者多矣故鳩鳴春而隼擊於秋鱉鮪於涸而鮒鯽遊言物各有時宜也僕少無巖穴之操長而役於塵埃之內幸遭清時附羣賢之末三十而登第躋於翰林之署而不克以居浮沉部曹而無才傑之望以久次而始遷值館天子啓祕書之官大臣稱其猶解文字而使舍吏事而供書

局其為幸也多矣不幸以疾歸又不以其遠而忘之為奏而揚之於上其幸抑又甚焉士苟獲是幸雖聲價猶將聳耳目而奮雖跛躄猶將振足而起也而况於僕

乎僕家先世常有交裾接迹仕於朝者令者常參官中乃無一人僕雖愚能不為門戶計耶孟子曰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於季桓子是也古之君子仕非苟焉而已將度其志可行於時其道可濟於衆誠可矣雖遑遑以求得之而不為慕利雖因人驟進而不可為貪榮何則所濟者大也至其次則守官據論微補於國而道不章又其次則從容進退庶免恥辱之大咎已爾夫自聖以下士品類萬殊而所處古今不同勢然而揆之於心度之於時審之於己之素分必擇其可安於中而後居則古今人情一而已夫朝為之而暮悔不如其弗為遠欲之而近憂不如其弗欲易曰飛鳥以凶詩曰印須我友抗孔子之道於今之世非士所敢居也有所溺而弗能自返則亦士所懼也且人有不能飲酒者見千鍾百榼之量而幾效之則潰胃腐腸而不採夫仕進者不同量何以異此是故古之士於行止進退之間有跬步不容不慎者其慮之長而度之數矣夫豈以為小節哉若夫當可行且進之時而卒不獲行且進者蓋有之矣夫亦其命然也僕今日者幸依 聖朝之末光有當軸之褒采踴躍鼓枻以冀進乃其本心而顧遭家不幸始反一年仲弟先殞今又喪婦老母七十諸穉在抱欲去而無與託又身嬰疾病以留之此所以振衣而趨越北望樞斗而俛而太息者也遠蒙教督不獲趨承雖君子不之責而私衷不敢安故以書達所志而冀諒察焉

復曹雲路書

飛再拜雲路先生足下數十年來士不說學衣冠之徒誦習聖人之文辭表乃泛然不求其義相聚吳首帖耳哆口傳沓地逸過談聞者考長者考論經義欲掩耳而走者皆是也風俗日頹欣恥益非其所而放僻靡不為使士服習於經師之說道古昔承家法以繫其心雖不能逮前古人才之美其必有以賢於今日之濫矣彙少時見鄉前輩儒生相見猶論學問還習未嘗不勤非如今之相師為媮也所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與獨先生單心畢力於傳註辨究同異既老而不懈說之矻矻然雖未知於古學者何如其賢於今之士不亦遠乎彙居此一期矣嘗苦無可與語者聞先生之篤學著書苟非居處閒遠之故必將造而請觀焉先生乃辱寓書而示以所為說不棄愚陋而欲因之求益抑何任其幸且媿也詩曰心乎愛矣胡不謂矣彙固不能為益於先生然而心之所蓄不敢不盡者愛敬先生謂不可類先生如今世俗倫也夫聖人之經如日月星之懸在人上苟有蔽焉則已苟無蔽而見而言之其當否必有以信於人見之者眾不可以私意徇也故竊以謂說經當一無所徇程朱之所以可貴者謂其言之精且大而得聖人之意多也非吾徇之也若其言無失而不達古人之意者容有之矣朱子說元亨利貞舍孔子之說者欲以達文王之意而已苟



欲達聖賢之意於後世雖或舍程朱可也自漢以來為經說者已多取視之不給於日苟非吾言足發經意前人所未明者不可輕書於紙而明以來說四書者乃猥為科舉之學此不足為書故龜自少不喜觀世俗誦章且禁學徒取閱竊陋之也令先生之說固多善者然欲為時文用之意存焉龜輒以硃識所善者先生更自酌而去取之必言不苟出乃足為書以視於後世龜又聞之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出辭氣不能遠鄙則曾子戒之況於說聖經以教學者遺後世而雜以鄙言乎當唐之世僧徒不通於文乃書其師語以俚俗謂之語錄宋世儒者弟子蓋過而效之然以弟子記先師懼失其真猶有取余也明世自著書者乃亦效其辭此何取哉願先生凡辭之近俗如語錄者盡易之使成文則善矣直諒多聞益友之道也龜不足為多聞直諒雖不能達而不敢不勉故盡言之如此龜自撰經義數十首中乃有幸與先生生意同者令併寄一冊幸教其失賢從子謂杖履秋冬或來郡然則不盡之意可而陳茲畧報鄙意承自稱謂過謙不敢當也龜再拜

復汪進士輝祖書

六月某日龜頓首汪君足下龜性魯知閭不識人情嚮背之愛時務進退之宜與物乖忤坐守窮約獨仰慕古人之誼而竊好其文辭夫古人之文豈第文焉而已明道

義維風俗以詔世者君子之志而辭足以盡其志者君子之文也達其辭則道以明  
味於文則志以晦兼之求此數十年矣瞻於目誦於口而書於手較其離合而量劑  
其輕重多寡朝為而夕復捐嗜捨欲雖蒙流俗訕笑而不恥者以為古人之志遠矣  
苟吾得之若坐階席而接其音貌安得不樂而願日與為徒也足下去兼居十五百  
里非有相知之素投書致辭甚恭悵悵焉欲得其言以紀太夫人高節卓行足下何  
所聞而為是哉海內文士為達官貴人甚眾執筆為太夫人紀述者亦甚眾足下既  
求得之今又以命僕將足下不遺一士而以兼備其目乎抑遂以太夫人不朽之名  
冀之僕耶自古人之文令人讀之或不識以今人之道度古人古人文之傳特其幸  
耳然則雖有如古人之文其能不朽與否未可知也况兼之不足比古人邪雖然推  
足下為母氏之心姑為文以備眾士之列者僕所不辭也足下書來久矣有犬馬之  
疾令始間輒作記一首寄請觀之久未報惟諒宥不宣

復孔撝約論禘祭文

兼頡首去聖久遠儒者論經之說紛然未衷於一而又汨於同異好惡之私心以自  
亂其聰明而長爭競之氣非第殘闕之為患而已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  
禮失求之於野夫於群賢異說擇善從之而無所徇於一家求野之義學者之善術

也雖於古禮湮失之餘亦終不能盡曉然而當於義必多矣承教禘說其論甚辨而義主鄭氏則愚以為不然禘之名見於禮經傳春秋國語爾雅未有云祀天者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韋元成釋之云王者受命祭天以其祖配不為立廟親盡故也所立親廟四而已元成以是解禮記之義已僻矣此班彪所謂不博不篤不如劉歆者也意元成之為此言固非臆造當時儒者固有以禘為祭天神之解矣元成又引禮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此亦當時儒者之說蓋出於公羊經師推是說固以禘為宗廟之大祭非祭天神也惜元成混引其辭不能分別擇其一是耳東漢而後儒者說經之義或繼或絕或闕不章而鄭氏獨著鄭氏所受師說同於元成夫以祖之所自出為天且人孰不出於天何以別為一王所自出別為一王所自出則必如康成所用緯說感生靈威仰之類而後足以達其義故究韋元成之解必至於用讖緯而後已然則禘說之失萌於西漢之士而極於康成之徒西漢之士說非皆誤也雖有是者傳述之不明而廢於無助也夫逸禮尚有禘於太廟禮安得如鄭說以祭昊天於圓邱而謂之禘果周以禘祀天而以鬯配孔子告曾子宜與郊以稷配明堂以文王配並舉之矣而反漏不言乎禮記喪服小記大傳兩篇皆以說儀禮喪服者耳因喪服有宗子適庶之禮異故推其極至天子承

禘至禘而後止何謂泛言及祀天乎兩篇皆言禮不王不禘鄭君釋以祀天不達經之本旨者也且夫郊以祭天其禮誠重矣然自人鬼言之則禘之祭祖所自出而以祖配其禮專為祖設者也重在人鬼者也郊祭天而配以祖所重非在人鬼者也故展禽之言禘先於郊春秋外傳屢言禘郊者以此不可因是遂謂禘乃祭天神與郊同義也當康成注周禮知是說之不可通矣亦謂宗廟之祀有禘祫祠禴烝嘗六者然不能舉禘祫之別惟鄭司農注司尊彝有云朝享追享謂禘祫也夫王者先祖之於太祖皆子孫也子孫得朝於祖而合食故祫謂之朝享王者之追遠未有遠於祖所自出者矣故追享禘也是求之司農之說當矣而後鄭不達顧捨而不從及王子邕難鄭君作聖證論斷以禘為宗廟五年之大祭以虞夏出黃帝商周出帝嚳四代禘此二帝是為禘其祖之所自出然後禘義大明故究禘之論仲師啓其萌子邕暢其義後儒所不能易已然兼意子邕之說亦有未盡蓋王者太祖以下皆其祖也禘祭祖所自出則其祖皆得配之祫有不禘而禘無不祫是以皆曰殷祭也其祖皆殷祭而立廟者四是謂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隆殺之分有如此故雖有太祖之廟而非其辭意所及也非如元成謂遠祖無廟亦非如子邕言專以太祖一人配也然子邕之言大旨善矣後有執鄭君以難子邕者皆好為說而無從善從義之公心

者耳當明時經生惟聞宋儒之說舉漢唐箋注屏棄不觀其病誠隘近時乃好言漢學以是為有異於俗夫守一家之偏蔽而不通亦漢之俗學也其賢也幾何若夫宋儒所用禘說未嘗非漢人義也但其義未著耳夫讀經者趣於經義明而已而不必為己名期異於人以為己名者皆陋儒也槁約以為然乎黷於義苟有所疑不敢不盡非有爭心也苟不當願更教之得是而後已黷頓首

復魯絜非書

桐城姚鼐頓首絜非先生足下相知恨少晚遇先生接其人知為君子矣讀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與程魚門周書昌嘗論古今才士惟為古文者最少苟為之必傑士也況為之專且善如先生乎辱書引義謙而見推過當非所敢任黷自幼迄衰獲侍賢人長者為師友剽取見聞加臆度為說非真知文能為文也奚辱命之哉蓋虛懷樂取者君子之心而誦所得以正於君子亦鄙陋之志也黷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間有可以剛柔分矣值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為文無弗有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驎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鏗鐵其於人也如馮高

視遠如君而朝萬眾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膠廓其於人也溲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曠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為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絀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為道夫文之多變亦若是也糅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為剛柔不足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令夫野人孺子聞樂以為聲歌絃管之會爾苟善樂者聞之則五音十二律必有一當接於耳而分矣夫論文者豈異於是乎宋朝歐陽曾公之文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觀先生之文殆近於二公焉抑人之學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陳理義必明當布置取舍繁簡廉肉不失法吐辭雅馴不蕪而已古今至此者蓋不數數得然尚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為然乎惠寄之文刻本固當見與抄本謹封還然抄本不能勝刻者諸體中書疏贈序為上記事之文次之論辨又次之雜亦竊識數語於其間未必當也梅崖集果有道人處恨不識其人即君令甥皆美才未易量聽所好恣為之勿拘其途可也於所寄文輒妄評說勿罪勿罪秋暑惟體中安否千萬

自愛七月朔日

復蔣松如書

久處閩里不獲與海內賢士相見耳目為之曠霧冬間舍姪浣江寄至先生大作數篇展而讀之若麒麟鳳皇之驟接於目欣忭不能自己聊識其意於行間顧猶恐頌歎盛美之有弗盡而其頗有所引繩者將懼得罪於高明而被庸妄專輒之罪也乃旋獲惠賜手書引義甚謙而反以愚見所論為喜於是兼益俯而自慚而又以知君子之衷虛懷善誘樂取人善之至於斯也兼與先生雖未及相見而蒙知愛之誼如此得不附於左右而自謂艸木臭味之不遠者乎心乎愛矣何不謂矣尚有所欲陳說於前者願卒盡其愚焉自秦漢以來諸儒說經者多矣其合與離固非一途逮宋程朱出實於古人精深之旨所得為多而其審求文辭往復之情亦更為曲當非如古儒者之拙滯而不協於情也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實足以踐行其所言而為後世之所嚮慕故元明以來皆以其學取士利祿之途一開為其學者以為進趨富貴而已其言有失猶奉而不敢稍違之其得亦不知其所以為得也斯固數百年以來學者之陋習也然令世學者乃思一切矯之以專宗漢學為至以攻駁程朱為能倡於一二身已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為學術之害夫漢人之為言非無有善

於宋而當從者也然苟大小之分精盛之弗別是則今之為學者之陋且有勝於往者為時文之士守一先生之說而失於隘者矣博聞強識以助宋君子之所遺則可也以將跨越宋君子則不可也竊往昔在都中與戴東原輩往復嘗論此事作送錢獻之序發明此旨非不自度其力小而孤而義不可以默焉耳先生胸中似猶有漢學之意存焉而未能豁然決去之者故復為極論之本鐸之義蘇氏說集注固取之矣然不以為正解者以其對何惠於喪意少遠也至益成見殺之集注義甚精當先生曷為駁之哉朱子說識亦有誤者而此條恐未悞也望更思之兼於答菴先生為後輩相去甚遠於潁州乃同年耳先生謂潁州曰凡固於兼同一輩行而過於謙非所宜也客中惟保重時賜教言為冀愚陋幸違臆見幸終宥之

復談孝廉書

某頓首星符先生足下前辱以辛楣先生說秦三十六郡事與僕二郡說異示以相較甚喜比未及詳答今更考尋知少詹言亦未審也按秦始皇紀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在其二十六年迄三十三年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是已為三十九郡至秦亡時或更有分合不知凡若干郡也子駿孟堅蓋已不能詳知姑舉其初日本秦京師為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下遂及漢興云云其說實有未備不可拘守也僕



考秦楚間郡名得四十餘漢地志郡國其有注云秦置者凡三十六少詹所舉謂始皇所分三十六郡即是也而桂林三郡在其中其外史記紀秦昭襄王置黔中郡矣陳涉世家云比至陳陳守令皆不在則知有陳郡矣丁疾等圍東海守慶子刻則知有東海郡矣項羽紀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故立為殷王王河內蓋秦有河內郡也田安下濟北數城留侯世家孺子見我濟北是濟北亦秦郡故曹參定濟北郡也至於郭東陽膠東膠西博陽城陽衡山諸郡皆名見楚漢之交者此或秦置卽或楚漢置卽舉未可知將以推始皇二十六年分三十六郡之數惟南海桂林象郡必不當數之少詹誤耳其餘四十餘郡不能定其決為後置者何郡也裴駟所舉三十六郡與少詹互有短長僕作二郡沿革攷時姑因六朝人說以郭為秦郡究之秦初郡必不可指數謂有郭者未必非亦未必是也多聞闕疑庶得之耳尊著斗建考甚精當然猶覺文太繁減其大半乃善餘當相見論之不具

與許孝廉慶宗書

正月行過敝邑幸得見溫然君子之容心竊異其非恒士矣車馬發後取所著世室攷讀之何其博洽辨達也三月飛來江甯攜入行笥重繹執卷歛歎累日士彙於俗學略能留意古箋註者了不易得況精思若此者乎年二十許所進已踰世者宿進

而不止至耆宿之年絕出尚可量哉何時當復見當復更有示教者不至於審辨所說當不必學有精博踰足下或與足下比者乃可決之僕淺學蓋不任此僕拙識文句之末而已曾子問篇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足下欲伸已說以當七廟為句此非愚見所安大抵古今之隔遠矣議禮者非特漢以後不可合雖周人之言亦或舛乎必欲衷於一是故難也又內載朱子說不應書名二者幸更酌之原本附還千萬自愛不具

答袁簡齋書

前日承詢婦人無主之說當時略以臆對歸後復讀賜書檢尋傳記以致其實蓋以士大夫禮言之非特婦人無主雖男子於廟固亦無主也以天子諸侯言之則自漢以後婦人於廟中有主而周以前則或有或無未敢決焉古人所重者尸祭其依神者尸為要主非所必不可無也鄭康成注祭法謂士大夫之廟無主惟天子諸侯廟乃立主其說頗為今學者所駭而攷之於古則實然孔子告曾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然則三廟二廟一廟者固可虛無主矣古聘禮賓介所居館皆士大夫之廟也使有主之廟而使人居之將豫移主出乎抑聽其人神之相瀆乎賓主皆何以安焉斯廟不設主之可徵者也惟左氏載孔悝有取柝之事此特末世之僭耳非禮之正

也以禮之正言之天子有日祭月祀諸侯亦月有告朔故設官以日嚴奉其主為宜  
卿大夫之祭於時疏矣又位下不能專立官以日典守故廟中亦無常奉之主且古  
人依神所重亦不必以主也故男子婦人皆無主於廟士大夫禮也若天子諸侯廟  
中固必有主矣然主不書蓋雖漢猶然婦人配祭不專立尸設同几以依神則謂后  
夫人與君同一主亦無不可者至漢儀載天子主一尺二寸后主七寸在皇帝主右  
則婦人有主之事至漢而甚明矣不知自周秦以來所傳禮固然漢乃因之耶抑第  
漢時人自為之禮耶此不可以臆決者也若令世士大夫不以尸祭廟中惟主為重  
主則書先人之爵與字不可以云與妣共之必當立妣主明矣荀子食魚泔之之  
義兼意謂食魚易傷人者鱠也泔之恐是漸之醯醬之類以為鱠耳與讀如燠與之  
則以火熟之矣曾子殆傷昔奉父母時不聞此語常以泔供饌故泣也然別無攷證  
不敢信以為是也不逆新而變者言持新必順其本末此小事尚不肯逆況為墓乎  
此解易了但不知所出耳宋書云見南齊劉瓛傳檢瓛傳無此語乃見宋其餘數條  
書建平王宏傳係瓛上書中建平王景素之詞其餘數條  
兼皆不能解古事固難通而傳書亦或有誤字也謹就所見者上陳待教少涼走候  
不具

再復簡齋書

士喪禮有重無主若虞主用栗練主用栗乃是文二年作僖公主公羊傳文非言士禮也何休引士虞記云喪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蓋為禘祫特別昭穆也此是禮之逸篇題云士虞記而中廣言天子諸侯之禮若士則安得有禘祫也兼前書所云不書蓋蓋誤以漢禮為古禮據是篇則古主有謚也左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杜元凱云言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觀何杜之注皆與康成同意則知康成言之不可易矣穀梁疏載康信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八寸此亦言婦人於廟中有主然不知次仲所言古禮耶抑第漢事耶是猶不能明也謹再復

再復簡齋書

兩札下問愚淺不能具答略以所明者上陳古人以元為服采之盛禮所云冕服皆元也衣正色裳間色謂之黻采惟軍禮乃上衣下裳同色故曰衾服宿衛之士當用軍禮衣裳同色故趙世家有黑衣之列其衣兼衣裳而名之也周制軍禮黻韋之服黼之為色在赤黑之間不知趙左帥所云黑衣者卽是周之黼耶或元衣元裳耶要之黑非賤服也古帝王革命雖有易服色之事而要其大體皆上元而下纁黃雖魏晉而降制猶存焉隋人以字文周尚黑舉矯而變之遂亦及於章服自隋唐以後以

紫緋為品官上服朝會皆衣之無復高元之禮矣夫聖人制禮其始必因乎俗故曰禮俗祭之有尸始蓋亦出於上古之俗而聖人因以為禮此亦仁孝之極思使聖人生乎今世天下但有厭祭而無尸矣固必不更行設尸以祭之禮然不可因此遂譏古人之為謬也尸蓋廢於秦世秦戎俗也然則設尸非夷禮廢尸乃夷禮耳凡祀天神無尸而配者人鬼有尸淮南子言郊祭有尸可也然太公為尸之說則不可信郊祀稷尸固宜以子孫為之何為以姜姓乎國語董伯為尸晉之董姓出乎辛有之子意辛有乃夏子孫故董伯為鯨尸即然而不可攷矣若夫感生之說則緯書之妄固不足迷猶虎之尸亦說之者過耳於理不應有也儒者生程朱之後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猶吾父師也然程朱言或有失吾豈必曲從之哉程朱亦豈不欲後人為論而正之哉正之可也正之而詆毀之訛笑之是詆訛父師也且其人生平不能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與程朱爭名安得不為天之所惡故毛大可李剛主程綿莊戴東原率皆身滅嗣絕此殆未可以為偶然也愚見如是惟幸教之尚熱未敢走謁謹復

復休寧程南書

處義氏受河圖而畫八卦禹得洛書而陳九疇是其說本出劉歆世儒或疑歆言不

足憑吾謂莊子有九洛之事其言出歆前矣歆說必有受未可非也宋儒所得河圖洛書傳自道家夫禮失求之野亦不得謂道家所傳必非古聖之遺故如歸熙甫輩肆訾宋儒之非者吾未敢以為然也然吾謂有聖人之智然後能見圖書而得卦疇之理苟非聖人而推測言之固未必當矣就邵朱之書而決其必合於古聖人歟否歟斯非聖人不能定矣非吾末學所敢論也且聖人之得於天者有道焉有機焉道則列聖同其傳機則聖各異其所取處義與禹所見者道也而所由悟者機也夫易者言道之書也而聖人作易詞取象則亦各因其時之機焉文王所由取周公或未及知周公所由取孔子或未及知解易而強言其象之所由皆不知道可明而機不可明之故朱子本義置象不言此朱子識之最卓非漢以來諸儒所可及者然則邵朱所傳之圖書卽誠與虛義禹所見者纖毫無失焉吾亦存之不言可也彼聖人與天契者有機焉作易以教天下之理天下所必當知也作易始發之機天下所不必知亦不可知也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吾尊奉朱子而不言圖書意蓋如此今足下所著易尤以言圖書為事此僕平生所不能解者雖承下問而無以對焉

答魯賓之書

某頓首賓之世兄足下遠承賜書及雜文數首義卓而詞美令世文士何易得見若

此者某之謝陋無以上益高明求馬唐肆而責施於懸磬之石豈不媿甚哉顧荷垂問宜畧報以所聞易曰吉人之詞寡夫內充而後發者其言理得而情富理得而情富千萬言不可厭猶之其寡矣氣充而靜者其聲聞而不蕩志章以檢者其色耀而不浮遠以通者義理也難以辨者典章名物凡天地之所有也閔閑乎聚之於錙銖夷憚以善虛志若嬰兒之柔若難伏卯其專以一內候其節而時發焉夫天地之間莫非文也故文之至者通於造化之自然然而驟以觀乎合之則愈離令足下為學之要在於涵養而已聲華榮利之事曾不得以奸乎其中而寬以期乎歲月之久其必有以異乎今而達乎古也以海內之大而學古文最少獨足下里中獨盛異日必有造其極者然後以某言證所得或非妄也足下勉之不具六月十七日某頓首

復秦小峴書

小峴先生觀察閣下兼蠢愚無所識又以年老多疾遂至廢學為海內賢士大夫所棄宜矣與足下非有生乎過從之舊遠承賜書殷勤垂問見推過甚慙然媿報固不敢議閣下之言為無端又安敢以所相望之深謂必可以任也兼嘗謂天下學問之事有義理文章考證三者之分異趨而同為不可廢一塗之中歧分而為眾家遂至於百十家同一家矣而人之才性偏勝所取之區域又有能有不能焉凡執其所能

為而叱其所不為者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為善若如飛之才雖一家之長猶未有足稱亦何以言其兼者天下之大要必有豪傑興焉盡收其美能祛末士一偏之蔽為萃材大成之宗者飛夙以是望世之君子今亦以是上陳之於閣下而已往時江西一門徒取飛文刻板飛意乃不欲其傳播屬勿更印故今絕無此本子惟四書義乃飛自鐫其板在此今輒以兩部奉寄經義實古人之一體刻震川集者元應載其經義彼既錄其壽序矣經義之體不尊於壽序乎胡維君在會稽當佳孝廉之舉不得亦不足恨耳此間常與鄒先生相見因以畧知近社相望殊切企慕略報不宣

復東浦方伯書

四月二十三日姚飛頓首奉書東浦先生閣下得前月二十七日賜書伏悉近社慶慰慶慰所諭論文之旨反覆數百言詞氣雄達而又深盡文章之奧秘雖於飛有見許大過之謬而於立論鑒古之精兩不相妨也世之為學者多矣其所得高出千萬人之上者亦有之矣若先生之識不與今之出千萬人之上者竝而當於千百年中數古人期也飛以生平用心所隱冀相知於不可知之異世者而竟得於同時乎以四海之廣消然相望於曠邈空寥之中有不使更感歎而增敬者乎先生文亦自非今世所有特為之不多耳然亦何必以多貴乎韓理堂魯絮非文畧如來諭絮非後



日之文乃更不逮舊刻之文昌黎云無慕於速成無誇於勢利凡為文始善而終衰者大率病此耳可太息也陳石士前月末自此往蘇州云將謁閣下必已過其人可謂有志意矣其必成與否尚未敢決知耳示詩三十餘大抵蒼勁入古已併入大集內矣兼詩集近亦刻成謹以一部呈教此間可與言者僅毛俟園一人其言詩文貴當者立碎果為名論先生所作時有此境而尚不能盡然况如龜頭賤狀畧如曩昔率復併候不具



惜抱軒文集七

贈序

送右庶子畢公為鞏秦階道序

陝甘古雍州於九州最大其西北兩邊緣河隴之外地比接乎戎夷今 皇帝卽位方內艾甯乃以師定準噶爾禽大小和卓木取烏什中國師行之道芻餉之運前後數年皆出於陝甘 上軫念陝甘之民為數免其供賦馬大功既成關地廓遠駐師以為守屯田以為食有不足用轉移以資給是以陝甘設新疆經費之局夫吏臨所治安氓俗頒政教而已而陝甘之吏疇畫顧及萬里之外然則 國家選人西北較重三方亦其宜也三十二年冬 命右世子畢公為鞏秦階道公材高而容眾資厚而善文庶子之職自明以為相階今一 為外吏士大夫不以為憾而以為慶知西北重地而 上嚮賴公之意甚殷故也隴洮南轉包氏故居帶挾羗渾種性雜殊夫兼植異類而內民不改樂業者所以稱上仁安疆場也公其建德於茲而後入為輔相天下乃謂 上之進公非不試而用者已

送龔友南歸序

龔君劬戍居江南之宜興有園田在也其來京師每為余道宜興山水之勝而自言

其樂思於此也。余曰：昔者孔子取狂狷之士，狂狷者慕古之人而不同乎流俗，故鄉原絕而譏之。今子材甚美，志甚高，論甚峻，近乎狂狷而將蒙譏者也。京師中豈宜是哉！其思自放於山水固宜也。今年冬十月，龔君一日過別，余曰：吾將隨吾父歸陽羨之居，逾年將復見子於此。夫以龔君之逸才曠志，將處迹乎山谷之間，歌詠乎風雲，狎友乎魚鳥，余與龔君相別之日則長矣。而龔君顧樂之若猶將復來此也。則余與龔君相別之日短矣。而竊恐君之不欲雖然如君年富而質美，進修而日強，且志日慕乎道德之盛，夫道德之盛者不傲世而立名不離物而矜已，謙而光，偕乎俗而不流。如是者夫焉所處而不宜？君其一旦自江南而返乎京師，使君之學進乎古人而德足信乎天下，復與余歡然相聚於此，然則君今者適乎江南山水之樂，其樂猶淺也。龔君之行其友皆作歌詩以送之，余更欲其更進於道也，而別為之序。

贈孔檇約假歸序

自周衰至今垂二千年，古帝王之後，履墜泯絕者不可勝數。獨孔子後嗣，歷代有封爵，進而益崇。若聖人常在世者，然士大夫過曲阜，孔氏無論新故，必加敬愛，如恐弗及。豈孔子子孫人人賢哉？尊慕者深，則推及其遺體也。遠吾因是知古封建世及之法，當乎人心由之，足以維繫後世，畔散乖異之群，而使之不忍去其道，亦猶是也。

國家至德而尊師加禮聖裔典迥前代遠甚惟禮部會試黏名拔之孔氏試者雖於  
僑人之中欲加意而莫由於是有間數十年無孔氏舉進士則天下歎然前年春恩  
科會試前衍聖公之孫孔君搆約與其仲叔名繼涵皆得舉搆約又選入翰林天下  
不以為孔氏榮而以為朝廷慶雖余固亦樂之也人情好惡殊異選舉雖至公未  
必人皆謂善若天下樂之因為國獲得人之譽其於選舉之道不尤盡乎然吾聞士  
之自待與人之所以待已者不同搆約年僅二十而有高才廣學而遠志斬為古人  
而不溺於富貴然則其必不以人之所以樂之者自樂也傳曰莫知其苗之碩何也  
誠愛之深也余誠無狀然愛搆約之深殆未有若余者夫器莫大於不矜學莫善於  
自下害莫深乎侮物福莫盛乎與天下為親言忠信行篤敬本也博聞明辨末也今  
夫豫章松栢託乎平地枝柯上千青雲依於危碕岸崩根拔而絕土附之不足也以  
天下愛敬孔氏而加以搆約之賢未嘗不益重也慎其所以自附者而已今年春搆  
約以親疾假歸省焉其行也官於朝者皆眷然不欲離余乃別為之說以贈乾隆三  
十八年二月桐城姚鼐序

贈錢獻之序

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儕侶怨怒嫉妬

妬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墻垣而塞門巷也久之通儒漸出貫穿群經左右  
證明擇其長說及其敝也雜之以纖緯亂之以怪僻猥碎世又譏之蓋魏晉之間空  
虛之談興以清言為高以章句為塵垢放誕頹壞迄亾天下然世猶或愛其說辭不  
忍廢也自是南北平分學術異尚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為義疏明  
示統貫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真儒乃得聖人之旨群經畧有定說元  
明守之著為功令當明佚君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綱紀明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亾  
其宋儒論學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學者之  
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弊則所尚也賢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  
已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為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  
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為量以闕隙攻難為功其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  
之士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夫寧非蔽與嘉定錢君獻之強識而精思  
為今士之魁傑余嘗以余意告之而不吾斥也雖然是猶居京師麗渚之間也錢君  
將歸江南而適願表行數千里旁無朋友獨見高山大川喬木聞鳥獸之異鳴四顧  
天地之內寥乎茫乎於以俯思古聖人垂訓教世先其大者之意其於余論將益有  
合也哉

贈程魚門序

余初識魚門於揚州人家坐上白哲長身美髯言論偉異自是相愛敬魚門來官京師乃益親去歲同纂四庫全書因日日相見至今歲余始將去余與魚門一別於揚州後六年余由京師歸家別於京師後又六年魚門南遊江淮轉入梁宋復別余去後四年至今日前之別皆未幾即見今之去其見時未可期也余幼於魚門十四歲始相識余年二十八今逾四十多羸疾思屏於江濱田間以自息魚門意氣亦不如故修髯蒼蒼大丰白相對言今昔事有足慨者人欲握手交歡杯酒道歎曲則鄉里親舊多有之至縱橫往復古今賢士術業言足起人意非過海內豪傑之士不可得也是以今者余益有慕乎魚門夫士處世難矣群所退而獨進其進罪也群所進而獨退其退亦罪也天地萬物之變人世夷險曲直好惡之情態工文章者必抉摘發露至盡人匿其情久矣而或宣之宜有見惡者矣況又加之以名稱耶往時大學士劉文正公嘗太息魚門之才而惜其為名士夫魚門行與學甚敦美與名相副名何足為魚門病抑吾聞之物求而致之者不若不求而致之之安也魚門處盛名之下車馬塵雜之間其將釋知遺形超然萬物之表有若聲華寂滅遺人而獨立者也然則魚門終免世網羅縉纆之患也已

贈陳伯思序

周衰而莊周列禦寇之言興蓋古帝王之時民皆有淳德聖人謂無以持之也道以仁義養以禮樂文章使民始於忠信而成於禮若周禦寇所云大人至德者聖人乃以為教之質也去古既遠功利狙詐益用二子始欲一返乎質使人各全其真其言雖不中拯世之心可謂切矣自周迄魏晉世崇尚放達如莊列之旨其時名士外富貴淡泊自守者無幾而矜言高致者皆然放達之中又有真偽馬蓋人心之變甚矣昌平陳君伯思其行不羈絕去矯飾遠榮利安貧素有君子之介余謂如古真德而可進乎聖人之教者伯思也國家設百官以治庶事伯思處曹司溫溫無所辦不為能吏嗟乎使今之在官者皆伯思若也則治亦大矣伯思友余時年二十許今又二十餘年德與年日新者余所望於伯思也以魏晉之賢自處而安乎故者陋也久與遊將別思有以慰且勉之者余之衷也故述是說進焉



惜抱軒文集八

壽序

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

曩者曩在京師欵程吏部厯城周編修語曰為文章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維 盛清治邁逾前古十百獨士能為古文者未廣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曩曰夫黃舒之間天下奇山水也鬱千餘年一方無數十人名於史傳者獨浮屠之雋雄自梁陳以來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聲相應和也其徒徧天下奉之為宗豈山川奇傑之氣有蘊而屬之邪夫釋氏衰歇則儒士興今殆其時矣既應二君其後嘗為鄉人道焉曩又聞諸長者曰康熙間方侍郎者聞海外劉先生一日以布衣走京師上其文侍郎告人曰如方某何足冀耶邑子劉生乃國士爾聞者始駭不信久乃漸知先生今侍郎沒而先生之文果益貴然先生窮居江上無侍郎之名位交遊不足掖起世之英少獨閉戶伏首几案年八十矣聰明猶強著述不輟有衛武懿詩之志斯世之異人也曩之幼也嘗侍先生奇其狀貌言笑退輒倣效以為戲及長受經學於伯父編修君學文於先生遊宦三十年而歸伯父前卒不得復見往日父執往來者皆盡而猶得數見先生於樅楊先生亦喜其

來足疾未平扶曳出與論文每窮半夜今五月望邑人以先生生日為之壽兼適在揚州思念先生書是以寄先生又使鄉之後進者聞而勸焉

### 書制軍六十壽序

大司馬制府書公紱庭先生自其先相國藩屏江南之時從於官署趨庭之暇以偉材明識佐成善治而因習知江南之民俗其後以忠孝入侍 禁垣以勲績外著徽塞而 天子知其才德之闋尤熟於江南之治 命撫安徽擢督三省皆嗣相國之故迹公整身秉義以率列城之吏殫心悉謀以圖數十里之政法令不苛而治績日茂為時益久民心益仰戴親樂之至於今歲公俯臨江南者十年而維秋八月降崧之壽亦六十矣昔周公召公分主東西陝始自文王之時及於成王則君陳繼周公為尹而召公受任逮於康王年幾百歲周召之治皆前後數十年此周治所以盛也今 聖人臨馭宇內備文武成康創守之道亦且兼有其前後累洽之年矣而督治三江者自中原而包有吳越猶周召分陝之職公實以父子相繼居之譬若周公君陳馬至其莊敬日強任劇煩而不倦精神方富耆艾壽考必且同於召公然則以一人之身將兼有周召之美若是者豈獨公一身之麻嘉哉夫亦我 國家之盛事也然公持清介之節葆儉素之風設弧之辰方親詣河淮以防秋水之至誠屬吏無敢

為慶祝之禮至於閭巷之間歎美者盈途頌禱者在室而固不敢以陳於左右也。竊聞之幽風古幽民頌其國侯有躋公堂稱兕觥而祝無疆之壽者。今公世治江南固猶古諸侯之嗣職而凡厥吏民各懷躋堂稱觥之思久矣。特公謙懷儉德不使其下得為耳然其意不可不著也。竊江南庶民之一寶與億兆同心又欲附古詩人之意謹述而為之序云。

### 陳約堂六十壽序

始者予在京師獲知於新城陳觀察伯常得聞其考凝齋先生之賢其後遂拜凝齋先生於南昌粹乎君子德人之容也。後余再入京師乃遇約堂先生為觀察之弟仕於兵部望其狀知其為人足嗣父兄矣而顧不常見其後十餘年竊歸江南新城魯君紱非示予所為文中記約堂在鄉里為義田義倉恤民之事十餘端而志若未足其仁心如此時約堂已來為守太平問諸太平之人曰太守之撫吾民如其邦族焉。後又數年予來江甯遇約堂於江甯既而約堂命其少子用光碩士來從予學為古文碩士年少才駿而志遠固世之異士也。其時約堂長子以為四庫書勞賜舉人當補京職而觀察之孫既成進士入詞館矣甚矣陳氏之多才也。蓋天固相其家而興之而亦其累世仁德篤行之蓄有以致之矣。詩有之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

子保艾爾後夫貽德於後美矣而身以黃耆得躬見之則尤人之所樂得如詩之頌君子抑何盡乎人情也今陳氏世德相承固古所謂樂只君子者矣維諸少年之與凝齋先生與觀察不逮見而約堂於政成名立之時日見其子孫繼登之美由是日引而未艾是古之善頌而不可必得者而約堂獨得之也可不謂盛乎歲之正月為約堂六十壽辰碩士求余言持歸為親壽余以世俗之為壽者必曰神仙昔凝齋先生嘗為仙說斥其陋矣不足為約堂道俾碩士誦詩以侑觴焉其可也

陳東浦方伯七十壽序

昔昌黎韓文公之論為詩曰歡愉之詞難工愁苦之言易好故世謂唐詩人罕達獨高常侍稱為作詩之顯者而已其後歐陽永叔因亦有窮而後工之說世多迷焉或以為是不必然夫詩之源必溯於風雅方周盛時詩人皆朝廷卿相大臣也豈愁苦而窮者哉兼嘗思之當文武成康為治周召之倫陳述祖宗援引興亡以為教諫憂危恐懼之意常多逮宣王中興尹吉甫之徒於君友間誼無規勉是雖處極治之時其詞固不得第謂為歡愉矣若夫為歡愉之詞魚鱉簞蕭菁莪魚藻之篇寥寥數言不足以發為詩之極致然則詩人誠不必盡窮而歡愉之詞不如愁苦其說上推之六經卒無以易也潯陽陳東浦先生少為詩人實配盛唐之雄傑東節方面則嗣周

室之旬宣固燕孔門之政事文學而為詩人之遠者也今秋七月先生七十初度史民蒙德者無不為先生慶而先生方勤思國事愍念民瘼未嘗少有暇逸歡愉之說靡得進焉竊謂此先生德業之所以隆亦先生詩所以美也是以援韓公之論証之周召吉甫以請於先生蓋衛武公年八九十而為抑戒而召公矢音卷阿年逾百歲為古詩人之壽而道光於天下後世此竊所以祝於先生者若夫白樂天陸務觀之倫雖亦詩人之多壽而不足為先生道矣

家鐵松中丞七十壽序

維歲乙卯春二月吾兄鐵松先生由廣西巡撫移臨雲南於故事當覲於朝會黔中有疆場事吾兄當助籌糧運以應軍興將胥靖而後請覲焉是夏六月先生七十初度以國事方殷幕府之前命無得以祝壽言者而吾嫂方夫人及其子伍祺方留任家事於里方夫人慈和惠愛幼先生一歲來年五月亦七十矣伍祺將進觴於室且以寄祝於先生而俾鼎為之辭鼎聞之詩曰汎汎楊舟綿纒維之此言諸侯佐天子任民事如將舟者必有維楫之勞也既而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言既勤勞之後則道洽治成優游無事以造於天子之朝也吾兄早居繁劇屢任封疆宣力奏績感激知遇今以七十之年精力方剛許國之情彌厲忘家之節愈堅非所謂締

繼維之者乎所治事寧將趨 闕下優游是戾旋當其會矣而吾兄不敢亟言優游  
唯盡力於勤勞則誠忠孝之志也仰維 聖人臨馭重熙而久治海內鼓舞於 萬  
壽無疆之樂而大臣蒙錫福而佐嘉謨者又皆耆造之人雍容化日盛世之福也吾  
家積德累數世二三十年矣而舉族壽登耆耄者極少吾兄少居貧以孝名天下備  
經勤苦矣乃老而康艾登馬且其始仕河隴之間分符江漢之域觀察閩海提刑南  
越所處每在邊徼遭值事勢盤錯或為常情所難居而肩任不疑屢禽大寇惠布遠  
黎今又居昆明西南數千里建旄秉鉞為 國家安奠中外愈任其勞福祿愈遠此  
殆天所篤祐以助承景運之隆者夫豈偶然哉然則上引天子之闕休下成吾一家  
之私美吾兄雖不欲言慶家之人能無慶乎若夫夔蕭有黃耇之褒喪扈有受祐之  
命度吾兄入述所職承被 龍光將亦上近於古義矣而其禮瞻於 禁陛固當紀  
在史官今方與吾嫂稱觴於里巷道款於平生所謂家人之詞有未敢抗此詩人之  
頌者云

彙香七叔父八十壽序

吾族居桐城四百年累世仰承 先祖之盛德率獲為善之報登仕籍致名稱者亦  
多矣而惟耆壽最為難至蓋有年屆七十已為貴矣若夫數百年中數千人其至八

十者三四人而已今歲乙卯吾族在城居而度七十已有五人而秋八月九月吾叔  
彙香先生暨叔母趙孺人並壽八十然則今茲最為吾族之盛而吾叔又當今盛美  
之尤也吾叔承家世忠厚之訓行固可稱而族人所尤推者與叔母趙孺人事叔祖  
祥符府君盡孝愛之道故宜其福之優而亦天之相之也今歲吾族壽七十者莫貴  
於鐵松中丞矣然中丞方遠撫西南萬里之邊勤勞公事不敢暇逸豈如吾叔使長  
子貫一弟作令近省祿足以供甘毼而依平弟官歸之後侍養里中懷源石南兩弟  
又方以才進於時諸孫並奮誦讀足娛老人之志下有曾孫上偕琴瑟以大耄之年  
於里中時會親族康強娛樂不知世有缺陷之事以此言之所得福且鐵松中丞所  
不逮也而況於餘人乎貫一弟作令有聲時方倚用而吾叔亦惟勉以在公以盡養  
志之理雖不獲常在側而與稱觴階下無異也族之人於吾叔初度咸合慶於庭飛  
故為之詞以增吾叔叔母之歡又以達貫一兄弟之志云

鄭太孺人六十壽序

儒者或言文章吟詠非女子所宜余以為不然使其言不當於義不明於理苟為眩  
曜迂欺雖男子為之可乎不可也明於理當於義矣不能以辭文之一人之善也能  
以辭文之天下之善也言而為天下善於男子宜也於女子亦宜也太姒之所志莊

姜之所傷共姜之所自誓許穆夫人之所閔衛女宋襄公母之所思於父母於兄弟於子采於風詩見錄於孔氏儒者莫敢議獨後世有為之者則曰不宜豈理也哉侯官林君母氏鄭太孺人少善文辭歸於林君尊甫林君尊甫以進士知山陰縣罷官旋沒廉史家無儲贍太孺人年三十餘上事姑下撫兩幼子辛苦勞瘁以其學教二子同一年得鄉薦季者成進士為編修余每與西林君言論非世俗淺學也而皆出於母氏今詣余謂太孺人是冬壽六十乞一言以歸為獻余謂太孺人之行孔氏所褒而其文儒者所當采以附古錄詩之旨者也林君歸以是說進諸母氏之前太孺人其益可以自信矣

旌表貞節大妣六十壽序

周之西都多貴族而詩人嘗思詠其女子焉曰彼君子女謂之尹吉女而有君子之德天下所得之以為榮者也及尹氏為太師見刺家父而節南山作焉則併其親黨譏之曰瑣瑣姻亞夫一尹氏也而得其女者或以為榮或以致譏豈非以所值賢不賢異哉故貴賤盛衰不足論惟賢者為尊其於男女一也吾族夙有形家之說曰宜出貴女而張氏與吾族世姻其仕宦貴顯者固多姚氏壻也然余以為吾族女實多賢豈待其富貴而後重耶余三從伯父為嘉湖道布政副使實生大妣適張君肩一



為萊州太守之子太守之夫人吾姑也大妙之姊又吾妹也皆賢有可稱而大妙之  
遭最不幸十六而嫁能事公姑以為有禮太守捐館舍肩一以憂致疾妙割臂求以  
療之竟不起遺一孤女妙年才二十悲傷之甚損其一目自是上事姑下撫弱女閉  
門自守不妄見一客卒以夫弟子雍嗣教之成立有司請於朝而旌其閭也吾嘗聞  
歸熙甫作顧文康之女壽序言其家隆盛能以豔陽桃李之年而有冰雪風霜之操  
吾姊雖不若彼出於宰相之門而父母及夫家皆典牧方州世承仕宦姊獨於其間  
遭離荼苦執德東節數十年其亦可謂君子之女無媿古之尹吉而其榮有逾六珈  
簞弟者已萊州之喪吾姑恭人最儉謹持家有法姊能嗣姑之舊以保其業子女皆  
婚姚氏女嫁母姪子娶姑女邕然門庭之間日浸以盛姊於是老而傳事蓋今茲年  
六十矣十月上浣實其初度內外之族皆往慶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  
母遺懼此以處常者言也若不幸遭值艱厄如吾姊其必如吾姊處之乃可以言無  
遺懼矣吾故引詩美刺之義為壽豈獨以榮吾姊哉又使幼少者將聞吾言而知敬  
戒也

孫母張宜人八十壽序

孫君石似之母張宜人節孝著聞於鄉鄰慈惠洽溥於族戚上則朝廷旌表其門

間下則士大夫敬禮而樂頌其美子孫才雋冠蓋滋興歲春正月閱壽八十設悅之  
長親交成詣舉觴為慶而俾某首為之辭某讓不獲乃進曰夫前哲往行之美而後  
進不獲見者多矣天既俾其人為賢必又與以耆耋之壽然後後之人得承事聞見  
其嘉言懿行而做法之其能及是者豈非幸乎某之生晚於鄉前輩之賢多未奉杖  
屨嘗侍宜人之父張少司空時公年八十餘矣竊自以為幸而今又見宜人之八十  
宜人雖女子而有父風其在孫氏承其舅東昌太守清吏之後尺寸銖累必由於儉  
樸而所以助鄰里宗族者罄竭與之未嘗吝也治身恭肅作配刺史公刺史公早世  
獨撫三子教之成立節義凜然老而修行不衰後進士女靡不見之有所矜式如宜  
人之壽豈獨孫氏之福夫寔非吾鄉之美也歟往者諸城劉文正公嘗問某子同鄉  
張少司空子以為何如人也某謹對公孝友篤敬人也文正曰公非第此而已其立  
朝有丰裁能斷大事吾希見其比者會他客至某不及請問其詳嘗以為恨夫少司  
空男子行著於外人尚有不及盡知者况懿美之蘊於閨闈者乎宜人之美雖著然  
或尚有餘美雖鄉人不及知而獨以貽慶於其子孫者然則吾言第盡於此若其所  
以為孫氏慶者蓋自是不可窮也

自余來江甯伍生光瑜從余遊四年矣時為余述其母氏之賢曰昔光瑜先考為人  
慈仁樂善而艱於子適母楊孺人賢明而好義急緩帶之思乃得生母陳孺人來歸  
生子瑛及光瑜光瑜甫生而孤是時舉家所以為生計者皆托於人手主人驟喪或  
乃乘勢危而欲攘之兩孺人處悲哀之中內撫幼弱外禦強侮備嘗困難而後得保  
其家二子既長雖慈愛之甚而教督必嚴以至於有孫也則撫之亦如是於是者數  
十年而楊孺人棄世陳孺人之事女君也常嚴未嘗一日懈於禮侍其疾也未嘗須  
臾離於側及其凶也悲哀至久而不能自勝其持家教子婦及施德親族也一皆率  
循楊孺人之舊法而不敢怠當先君始沒楊孺人年三十餘陳孺人二十餘 國家  
之制三十歲以下守節者得旌典逾三十則否光瑜將為母請旌孺人聞之悽然曰  
吾與楊孺人共守數十年目見女君之艱苦立義至矣今者使 國恩獨加於吾而  
楊孺人不與則吾不忍也必不可光瑜又請曰甲寅之歲春正月五日實吾母陳孺  
人六十初度光瑜既不敢違母命而請旌於朝願先生賜之言以光於室余聞而歎  
曰兩孺人者之秉義則皆美矣而陳孺人讓善之意何其厚也易曰謙尊而光今世  
相矜以名雖閨門之內亦務為夸飾而寡情實如陳孺人之辭名不欲居者何可及  
哉雖然守謙者孺人之志也而奉 國制以揚幽潛者有司之責也孺人自盡其情

而有司自行其典夫亦竝行不悖可矣孺人豈必終拒之哉若夫詩之言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言女有士行也孺人之用心如此可不謂有士行乎況其子孫從為士者乎然則將必有承其德而興者可以為伍氏慶矣

王禹卿七十壽序

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今夫聞見精博至於鄭康成文章至於韓退之辭賦至於相如詩至於杜子美作書至於王逸少畫至於摩詰此古今所謂絕倫魁俊而後無復逮者矣假世有人焉兼是數者而盡有之此數千年未嘗遇之事而號魁俊之尤者矣然而究其所事要舉謂之為人而已以言為己猶未也夫儒者所云為己之道不待辨矣若夫佛氏之學誠與孔氏異然而吾謂其超然獨覺於萬物之表豁然洞照於萬事之中要不失為己之意此其所以足重而遠出乎俗學之上儒者以形骸之見拒之吾竊以為不必而况身尚未免溺於為人之中者乎丹徒王禹卿先生篤志學佛者也先生少以文章登朝取上第生平吟詠之工入唐人之室與分席而處書法則如宋元章董元宰之嗣統二王此皆天下士所共推無異論者獨至其學佛之精而人反不甚信僕以語人人口諾而心笑者且有之今歲八月先生忽生背疽負痛欲死而晝夜危坐與人言說神明不變匝月而平復於是世始

駭歎知先生之學真有能外形骸而一死生者平時不覺過難而後見也又越月則為先生七十壽辰夫先生苟無此七十之壽則其為已之實不能大著於天下而天下反以其為人寄迹之事稱之不亦失先生於交臂乎先生持佛戒桑弧之日不可以酒醴稱觴鼎獨為斯言以壽侑以清茗使來壽於堂者同飲之將終醒而無醉云

吳伯知八十壽序

余往江甯主鍾山書院高澆吳君伯知使其次子維彥來江甯就余為學自是余得備聞君之為人溫良君子人也而未得相見獨維彥時往來於江甯如是者數年及余今年畏涉江濤辭去鍾山而居皖而維彥又適當補官於安徽亦來皖於是又相從幾一歲維彥與余之得屢聚豈非天乎維彥以歲十月為君之八十壽辰告余將請歸為父壽余又因詢知君之康強如少壯面渥丹而筋骨堅凝又有以異於常人也君性甚孝自其先人之凶葬於郭外每日晨起必先步詣墓下然後歸治家事今八十矣猶日往如其昔也君於鄉黨有急無不應於高澆公事修學官治道路拯災患恤孤寡無不盡其力鄉人皆戴而德之又恭敬謙避未嘗少以言加人獨居必肅然聞雷霆必正衣竦立夫存心慈仁而持躬戒敬者壽之道也君之得壽於理固為當然而以天下人子之心思之維彥與其兄維英弟維綱以逾壯之年而見其老親之

之壽健若此得不謂天之厚之乎余是以樂為之辭使維彥以歸為君獻若夫仁孝如君以其道教其子則維彥成慈祥之德異日必為吾安徽良吏者吾又將因君之為人決之而君且於子成政之日就養於官或與余相遇於此邦也則尤余之所深願也